朝鲜文学丛书

赵明熙诗文集

周 必 忠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前　　言

赵明熙是朝鲜早期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位先驱。二十年代初，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反抗为特点的新倾向派文学崛起于文坛，他是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一九二五年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这个联盟经过重新整顿制订了新的纲领，提出了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翼的任务，他的小说《洛东江》又第一个显示出新纲领制订前后文学创作的实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包括他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初期的诗歌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然而这些作品却都是作家对当时现实生活的直接体验和反映，舍此便没有那个时代的进步文学。了解朝鲜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赵明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他留下来的作品，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学遗产，是弥足珍贵的。

赵明熙，号抱石，曾用芦笛笔名发表诗歌。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出生于忠清北道镇川郡。父亲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在政治腐败的李氏朝鲜末期，他愤世嫉俗，绝意仕途，于乱世中始终保持洁身自好的态度，在赵明熙四岁的时候去世了。长兄赵公熙也很有学问，精通汉诗，有汉

诗集刊刻问世。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朝鲜以后，他深怀亡国悲痛，蛰居乡里数十年。少年时代的赵明熙从这位长兄那里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和长兄不同的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不仅仅是限于表示愤慨和消极逃避，而是时时准备着把一腔的爱国热情付诸争取民族独立的实际行动。

赵明熙最初受的是乡村私塾教育，郡城有了新式学校才入小学读书，后又进入汉城的中央高等普通学校。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旨在宣传民族独立思想的英雄传记文学，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股“英雄崇拜热”，赵明熙受这种热潮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只身出走，准备来我国北京投考军官学校，想将来做一个救国救民的英雄。不想到了平壤，又被他的二哥阻回。一九一九年朝鲜全国爆发了反日爱国的“三·一”运动，他在家乡积极投入斗争。运动遭到镇压，他被关进监狱，过了几个月的铁窗生活。

他北京之行失败，在精神苦闷无以排遣的情况下开始大量阅读小说，从此萌发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一九一九年东渡日本，进入东洋大学哲学科，并立志专攻文学。学费和食宿费的困难经常折磨着他，生活很苦。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在日本的期间，他接触了更多的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泰戈尔的作品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以诗歌创作迈出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这一步却几乎使他陷进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的泥潭。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诗集《在春天的草地上》，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和文学倾向。

朝鲜沦亡后的现实确乎是太黑暗、太残酷了，这对于尚未树立正确社会观的赵明熙来说，一时陷入悲观、绝望也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他目睹了太多的社会罪恶，使他对一切都发生了怀疑，不再相信所有的人，不再相信这个人类的世界。他在《孩子》一诗里认为“人”这个字是个侮辱性的字眼，不应当加在一个天真、纯洁和不懂得虚伪的孩子头上。在另外的一首诗中，他质问为什么会有宇宙、会有人类？意即没有宇宙和人类就没有罪恶，没有苦难。因此，他的诗歌作品一方面流露着浓厚的孤独、悲哀和绝望的情绪，一方面又发出求生的呼号，渴望从宗教观念和灵魂的世界获取精神的支持和安慰。他向神灵呼救，向冥冥中祈福。但是，据此而把他理解为一个宗教信徒是不恰当的，他也和当时统治文坛的白潮派、废墟派等颓废主义诗人有着质的区别。他是一个探索光明的诗人，有显明的善恶是非观念。他问：“人间难道永远没有净土？难道永远是众生的地狱？”他希求上天降下一场大火，以便从火中寻找“诚实的骨头”，从灰烬里寻找“爱的种子”。人们透过他诗歌中的神秘主义的迷雾，可以看见他批判旧世界的锋芒和追求美好、纯洁生活的心灵的闪光。尽管他曾经在诗中宣称这个“沉醉、乱舞的世界”不是他的“住家”，但是万千同胞的啼饥号寒之声和他本人时时遭受的饥饿的折磨，终于把他从空幻的灵魂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特别是在接触了马列主义和研究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后，他看到了“历史在运行，大众在运行，力量在运行”，在创作上毅然迭

择了“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

从一九二四年起，赵明熙开始写作散文和小说，这是他新的创作生涯的开端。他和李箕永、崔曙海、宋影等一批先进的作家一起，从文艺阵地上举起批判的旗帜，向旧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他们的作品，大都反映工人、农民、人力车夫等下层劳苦大众和贫困的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者、地主、资本家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求生不能的悲惨处境，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充满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被人们称为新倾向派，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共鸣。不过这时他们还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向读者指出一条正确的斗争道路，因此也很难使人看到光明的前途，作品总是笼罩着一层悲怆的气氛，给人一种压抑感。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被逼迫得走投无路时，不是离乡背井、流亡国外，就是沦为乞丐，再不就是杀人放火，搞个人复仇，自己也同归于尽。崔曙海的小说最能体现这些特点。这里选译的赵明熙的《到地下去》、《低气压》、《乡村的人们》和《新乞》，便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随着马列主义在朝鲜的深入传播和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新倾向派作家大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了，后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成为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发起人或中坚作家。赵明熙这个时期发表的小说《同志》、《洛东江》、《春善》和《儿子的心》等等，已经没有了个人盲目反抗的描写，而是表现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醒和有组织的斗争，出现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形象。《洛东江》是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朝鲜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尤其值得着重一提的是，赵明熙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思想，他对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对中朝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互相支援的意义和利益一致性的深切认识，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关心和向往。据说他还写过一首题名《英雄的中国人民》的诗。小说《儿子的心》的主人公"我"，是在日本做工的朝鲜工人，受工伤后被锯掉一条胳膊，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他初恋的姑娘锦顺在中国参加了北伐军，成为一名飞行员，正在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英勇作战，从而鼓舞了他斗争的勇气，伤口愈合后走出医院，立刻投身到工人示威游行的行列。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在锦顺驾着飞机高翔在南中国的天空，雄鹰般冲向敌军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坚定、有力的步伐也在踏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一九二八年赵明熙去了苏联，在那里做过教员和编辑，三十年代中期曾参加过苏联作家协会远东支部的工作；同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据说他在苏联第一次写了长篇小说《在红旗下》和《满洲游击队》，后一部没有完成便搁笔了。由于种种原因，两书都未能出版。这本选集收录了他在苏联时期写的诗歌《布尔什维克的春天》、《十月之歌》和散文诗《被蹂躏的高丽》等三篇作品。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赵明熙在苏联逝世。

张　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次

去 找 谁 呢

西风劲吹的夜晚，
鸟儿也在窝里睡了，
我去找谁呢？
在黑暗的原野上徘徊。

为了寻求屈辱、痛苦的爱情的微光，
为了和你会面，
我从险恶的路途上，
急急地奔波而来。
为了获得爱情，
为了和你会面，
在夕阳斜照的山坡上，
我抱着淤血的胸膛倒下，
唱起人生孤独的悲歌；
象一只疲惫的羔羊，
想靠一靠微弱的草茎，
靠在破碎的石碑上，
抚摸着受伤的脚哭泣。

西风劲吹的夜，
梭鸡也在声声哀鸣，
我去找谁呢？
在黑暗的原野上徘徊。

我的故乡

假如我的故乡在白云的那边，
我就要借飞鸟的翅膀去寻找。
但是，我只能在黄土大地上移动着沉重的脚步，
仰望苍空，吹起口哨。

假如我的故乡在高山的那边，
我就要沿着梦中漫长的道路去寻找。
但是，生之绳索捆缚着我，
只能顿着足发出一声声呼号。

孤寂者，诗人啊，
你转过身来，背朝着
为朦胧的生的欲火而喧嚣的市场，
踩着多年的枯藤，
望着西沉的太阳，
为旧恨新愁而哭泣。

孤寂者，诗人啊，
去寻找天边的灰云之国——

那不知道名字的新国家，
在遥遥苍空之路昏暗下来的时候，
你象鸟儿一样飞去，
闪动着孤独的身影；
你把声声哀鸣寄付给风儿，
迈着痛苦的步子，
到朦胧的梦乡，
去寻求永恒的光明。

旅 人 的 路

那南北通达伸展开去的大路，
古往今来不断来来往往的旅人。

哦哦，去者连影子也已悲哀地消失，
来者仍旧是常于古画中看到的赶路的旅人。

啊啊，那掠过丛林的风可是什么人的叹息？
那湍急的江水的呜咽可是什么人的哀悼？

太阳和月亮轮番地点起祭烛，
苍空象丧舆盖永远高悬在头顶。

孤独的秋天

朝阳的黄金灯，
向着东方礼贺，
群鸟的凯歌声，
喧嚣地响彻四面的丛林。
在那年轻人的王国，
时间和色彩在跳舞，
举起欢乐的酒杯，
沉湎于梦之芳馨。
啊，啊，沉醉、乱舞的世界，
这儿不是我的住家。

我的住家——孤独的世界，
在那里写着：
“荒凉和渺漠，
这便是你彷徨、临终的世界。”
然而，在那里，
一座不可知的神秘的金字塔，
高耸在白云之上，
隐没在无边的灰雾中。

一位艳丽的美人站在顶峰，
蒙着卓绿色的美丽的面纱，
回眸望着我稚嫩的灵魂频频招手。
我灵魂的钟声响了，
滚烫的血潮在胸中奔涌，
要去寻找朦胧的梦中的相识，
要在那里和心爱的人相会。
我不知不觉地沉醉了，
趔趄着，直到两腿的血液干涸。
而今，我只能记起，
那时，夕阳残照，
疲倦的骆驼的悲鸣和铃声，
消逝在遥远的西天，
黄昏的紫金色，
在地平线上燃起告别的情火，
我捧起黄金酒，
掺合着泪水一饮而尽，
倒了下来，人事不醒。
在那里，留下我灵魂的一段历程。

啊啊，而今在这里，
衰残的秋天，
披着灰色的雾衣，
承受着薄暮的微光；

河水流淌着，
发出悲哀的低吟；
冷飕飕的风，
掠过坎坷不平的河岸，
在凄寂中枯焦了的芦叶，
互相拥抱着，抚摩着，
诉说着无尽的愁情。
啊啊，这儿就是
我现在的住家——旷野的一隅。

哦哦，这里为什么又出现
泪涔涔的夕阳？
为什么又让我
抚弄起痛苦的琴弦？
孤独，是我永远的住家，
我在这里，
是永远的孤独者。
哦哦，孤独者呀，
披着绿色的衣衫，
在绿色的梦中徘徊。
快消逝到绿色的雾中吧，
那时，我的坟墓上会写着：
"不要把屈辱的痛苦的痕迹，
留在大地上！"

雨呀，下吧！
风呀，刮吧！
在我的旷野之家，
哦哦，黑夜又降临了。
是原野？是深渊？恍恍惚惚，
我的灵魂在摇落树叶的霜风中颤慄，
宛若夭折的少女的怨魂，
踏着落叶的尸骸——空幻的爱情，
那沙沙声，象尖刀刺着受伤的心。
当晦日的晨月蒙上薄云的头巾，
带着盈眶的泪眼迎接我，
哦哦，是谁在哭泣？
是谁倒了下去？

悲哀呀，袭来吧！
痛苦呀，降临吧！
在我的胸中点起火来，
让血液沸腾，让躯体燃烧！
那么，他人的灵魂哟，远远地走开吧，
去到那遥远无边的世界！
破晓的晨星告诉我：
“你是现实的败北者，
却是永远的荣胜者。”

然而，我不要听这些！
哦哦，消逝了吧，
那镂刻而成的幻影！
哦哦，消逝了吧，
那竹林里的血淋淋的记忆！
那在沙漠上翻腾的梦境！
只留下我来歌唱，歌唱！

孩　子

哦，孩子！超越人间的儿子哟！
你不是人，
是谁给你加上“人”这个字眼？
这侮辱性的语言……

你是超越善恶的宇宙生命的显现，
你比一切美丽的东西更加美丽。
你说：
“奶奶是傻瓜！妈妈是笨蛋！”
多么可爱的咒骂！多么动听的音乐！
你精光着身子，
小马驹般地跳跃，
宛若柔玉塑造的优美的线条；
你投身风之怀抱的小树，
踏着自然的旋律跳舞，
啊，这安琪儿的舞蹈！
你这幼小的嫩芽，
神的儿子！

鸡　啼

白昼回到寂寞的水晶宫，
睁着眼睛沉入冥想的世界。
这时候，
庭院的草叶上微风习习，
对面人家的棕榈树沙沙，
金丝雀吱吱，
远处汽车的……
当这些声音消失在远方，
白昼又开始入睡，回到梦里。
这时候，宇宙成了无声的"时间的海洋"，
直到"喔喔"的鸡啼，
把未知之国的叹息和歌声传遍地上。
鸡鸣时起时息，
从遥远的国家传来，
又消逝到遥远的国家。
太阳依旧露着笑脸，
风儿又吹过草丛。

夏 夜 曲

——在故乡

月牙儿把白色的脚伸进碧玉盘，
风儿把香水撒向翠绿的帐幔；
妹妹在织机上穿梭织布，
蟋蟀不停地摇响着银铃。

对门家的大姑娘头顶水罐，
盛满闪烁的月光来到篱笆门前，
一只小白狗摇晃着尾巴，
钻进黑糊糊的树荫；
小娃娃精光着身子蹦蹦跳跳来相迎
“姐姐！姐姐！”一迭连声……

远村不时响起鼓声阵阵，
混合着雨中的江涛声，
夜象不尽的江水在流动。

不可知的祈愿

我对人生绝望了，
我憎恨所有的人。
然而，奇怪呀，
当房东老太可怜、丑陋的女儿，
把柔嫩的肌肤触到我的手上，
我感到一阵异样的惊惶，
象有一股轻柔的春水在胸中流荡。
我不觉泪珠儿要溢出眼睛，
抚摸着那女孩子的头，
愿为她向冥冥中祈福。

在卖肉店里

人们杀掉意识的牲畜，
摆设起肉林，
在血淋淋的刀俎上割着骨和肉。
假如人获得解脱以后，
不能为被杀者设起祭坛，
洒一掬悲悼的眼泪……
哦哦，神哟！
难道人间永远没有净土？
难道这世界永远是众生的地狱？

我灵魂的一角纪行

当初，我多么憧憬人类的爱！
天真烂熳的孩提时代，
是人生的初春，
游丝发出迷濛的闪光，
江边雨歇天晴；
黄金的经纬织出我灵魂的原野，
我稚嫩的灵魂在那里跳跃呼喊：
“朋友，你听，我胸中血液流动的声音，
象洪水一样汹涌！
朋友，来，握住我的手，
在你我的心与心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这便是我灵魂的摇篮里的梦乡。

握手的朋友转身走了，
冷风席卷世界，
我惊愕，我恐怖，我的灵魂在颤慄、哭泣！
…………
…………
我生命的流水，
滚过狭小的山谷和贫瘠的旷野，

奔泻到大雾弥漫的血色的江口，
眼前出现了暗黑无边的海洋。
啊啊，我的灵魂又在无声地哭泣，
发出悲怆的血的叹息。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
那天涯孤星发出的微弱的光，
可能照亮我胸中暗黑的海洋？
哦哦，这是怎样捉弄人的海洋哟！
人们啊，听吧，
当丧衣圣徒在祈祷的时候，
当沉湎于美梦的情侣谈情说爱的时候，
你们会听到醉汉的歌声。
是屈服？是放浪？还是？
昏暗的天空重新开朗，
放浪！放浪！
这声音象铁鼓咚咚作响。
是的，放浪，
我的灵魂要从这里整装启程。
过去我经历过的苇滩，
还有那些岩石、草木，
现在都是我的朋友！
一切恶友和善友哟，
相信吧，人类跨过善恶的门槛，
就会有真正的爱情。

苦　　恼

哭泣是没出息的表现，
容忍是蠢人的天性，
笑，自然不可能，
那么，你怎么办？
你？
…………

有　的　人

他有很重的嫉妒心，
他有很强的虚荣心，
他受过相当的现时代的教育，
环境又使他十分走运。
然而现在，他痛苦了，
他为自己的错误而陷入苦闷，
连说话都带着悲伤的调门。
他发出叹息，自言自语：
“啊，还我的本来面目！”
确实叫人可怜，
那又有什么办法？
他一出生就带来了那样的毛病。
如果这是
为了给大千世界造成美的对比，
这人生、这现实就该诅咒！
如果这不是前生注定，
而是神的戏弄，
哦哦，这神就该打杀！

永远的哀诉

——在故乡

兄弟呀，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世上有白天还有黑夜？

兄弟呀，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边是痛苦，一边是嘲笑？

哦哦，可怕的现象！
可怕的矛盾！

兄弟呀，不要哭泣，不要流泪，
据说，这就是永恒，
永恒的矛盾！
永恒的矛盾！
永恒的矛盾！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宇宙？

为什么会有人群？

让笼罩着夜和大地的黑暗，
永远地永远地笼罩吧！
永远地永远地包围吧！

成熟的祝福

秋天到了，乡村的朋友，
到那广阔的田野去吧，
踏着阡陌，唱起歌子。
田野的禾穗，
垂着沉甸甸的头，
仿佛在说：
“大地，母亲哟，
我们将重新回到你的怀里。”

朋友哟，俯首祈祷吧，
和那所有的禾穗一起……

惊　　异

妈妈，你听，
那黄昏的絮语——
黑暗在丛林中窥视，
溪水声更微弱了，
这是连树木也在祈祷的时刻。

妈妈，你听，
握起手，侧耳倾听，
墙垣下的栗树，
响起栗子坠地的声音。
啪哒！落下来了，
宇宙宣告了新“儿子”的诞生。
掌上灯，来吧，
去迎接新客的来临。

春

草地上柔嫩的新芽，
悄悄露出羞赧的脸，
静静地笑了，
预示着充满生机的春天。

小鸟娴静的啼鸣，
乘着微风，
飘向枝头，飘过溪面，
这时的天空多么明彻，
彩云又是多么艳丽啊！

在春天的草地上

我在这草地上跳跃，
我的母亲不能来看一看么？
象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撒娇，
我在这草地上打滚，
我的母亲真的不能来看看这光景？

我按捺不住发狂的心情，
“妈妈！妈妈！”发出喊声。
“呜唉！”大地在呼叫，
“呜唉！”天空在回应。
究竟哪是我的母亲，我分辨不清。

我忍受不了啊

使我欣慰的她远去了，
远去的她叫人怀念。
水已流逝，
花已凋零，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为她这样伤心！

我的心无处寄托，
我忍受不了啊！

人间肖像赞

人一旦没有善恶的眼睛，
就会彼此祝福、鞠躬……

看吧，那屹立在大地上的人像！
看吧，他那目光！
为了塑造那双眼睛，
聚集了几万颗星星的光芒。

看吧，从几亿万里的国家送来的
他的眼睛，是凝视着永劫的卫星。
这简简单单的片言只语，
啊啊，要用什么语言才能说清？

人们啊，听吧，
黑色的岩石在张口说话，
大地在张口说话，
听听星星的话，
听听人的话，
听听他的歌！

他的歌传来不可知的国家的
　滚滚浪涛的美妙音乐。

啊啊，当他捧着献给情人的颂杯，
踏着永恒的琴弦前进的时候，
挂在腰间的巡礼的银铃，
每一步都和着琴音响声叮咚，
啊啊，人们朝着这永恒的人像匍伏下来。
当这神的模特儿出现在大地上，
宇宙象是庆贺自己的杰作，
太阳把微笑撒向四面八方，
风儿和浪涛跳起了袈裟舞……

人一旦没有善恶的眼睛，
就会彼此祝福、鞠躬。

追　　月

今夜的月光真有点蹊跷，
为什么这样撼动人心？
永无休止地把人痛煞！

啊，我渴望追随月亮的呼唤永远走去，
如果天色破晓，月儿落山，
我就在山上倒下。

朋　友　哟

朋友哟，
如果我们被称作狗，
那就象一只狗，
不必掩饰，干脆象一只狗，
匍伏着去舔大地，
直到舌尖上的鲜血流进地层，
直到大地说话的时候……

朋友哟，可怜的朋友！
如果心欺骗了我们，
就去大声质问太阳：
“这颗心能否永远燃烧？”
不要移动脚步，直到变成石像的时候。

新　春

向阳山头，
阳光和煦，
年轻的少女，
伸开两腿，静坐沉思。
困倦的心，
突然被强烈的阳光惊醒，
也许是春天来了吧？
她象是高兴，又象是胆怯。

这时候，房檐的滴水，
为新春的脚步打着节拍，声声叫好；
天空那么多情，
融化着屋顶上的残雪，
仿佛在融化大地的心。
啊，春天果然来了！
她象是笑，又象是为难，
我拥抱着春天却不知向何处投奔。

降 火 吧

在这个没有诚实的国家里，
哪里会有痛苦和眼泪？
没有眼泪的百姓，
哪里会有爱情和正义？
主哟，求求你，在这土地上，
降雨吧！降火吧！
在燃烧的火海里，
寻找诚实的骨头，
在腐烂的灰烬里，
寻找爱情的种籽。

全市场的人

纵使全市场的人都愿意和我交往，
说真的，我一点也不领情，
只盼沉默着走来的朋友，
快来把我找寻。
纵使天下的人都爱我，
说真的，我一点也不领情，
只盼沉默着走来的情人，
快来把我找寻。
于是，我们的世界陷入在沉默中，
只用痛苦的心在沉默中倾听……

一九二五，四，一

布尔什维克的春天

春天，跨进这新生国家的春天，
五年计划的第三个春天，
在天空和大地展翅飞腾，
推动着新的计划飞腾！
起来吧，千千万万劳动大众，
象春天一样抖擞起精神！

烟囱的浓烟滚滚如云，
锻铁的声音响彻天空，
劳动的勇士们啊，
怎能不让结实的臂膀大显本领！
让车轮飞转，让铁锤舞动，
五年计划要在这里超额完成。
是的，我们要象春天一样抖擞起精神！

阳光在辽阔的原野闪耀，
风儿也在那里鼓掌致敬，
劳动的勇士们啊，
怎能不让结实的臂膀大显本领！

握紧拖拉机的方向盘，播下新的种籽，
五年计划要在这里结出累累的果实。
是的，我们要象和春天一样抖擞起精神！

一九三一，三

十月的歌

被压迫者的一滴滴鲜血，
渗进地层，大地爆炸了，
升起一座新世纪的火山。
苏维埃共和国——
一座新的喜马拉雅山在北方出现！
旧制度象山崩一样在她面前垮下去了，
整个世界象海洋一样翻腾、激荡，
哦，神圣的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
我们的步伐一步比一步坚强，
我们的力量每一天都在成长！
在迎来十四周年的早晨，
在明亮的阳光下，
把胜利的鼓擂得更响，
让灿烂的红旗更高地飘扬，
万国的豺狼都咬牙切齿，吓得发抖！
狮子啊，新火山的儿子，坚强的人们啊！
向着敌人冲杀，向着朋友召唤，
大声地，更大声地高呼：
"万岁！"

“万岁！”

我们手握铁锤，
我们足踏车轮，
我们肩上扛着枪，
我们的头上，
照耀着太阳和科学的光芒。
我们的建设永不停息，
我们的武装将把敌人埋葬！
铁锤啊，更有力地敲打吧，
车轮啊，更快速地转动吧，
太阳啊，更灿烂地照耀吧，
我们的脚步一阵快似一阵，
我们的四肢跃动着新的力量，
前进！前进！只有前进！

被蹂躏的高丽（散文诗）

已经很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着高丽的土地！

他们用军队、警察、法律和监狱把高丽的大地覆盖了起来；封住高丽大众的嘴巴，蒙住高丽大众的眼睛，堵住高丽大众的耳朵，缚住高丽大众的手脚！还有，他们霸占了所有的工厂、商店、矿山和土地，鞭打成群的奴隶，无情吞噬他们的血和肉！

看，在农村有多少失去了土地、饥寒交迫的人们，又被害得妻离子散！

这是一个累断了骨头也不得一饱的社会！在城市有多少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人，被到处驱赶着，象被赶进屠场去的羊群！

向警察瞪一下眼睛，有罪！向地主要求减租，有罪；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有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罪；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工作、斗争，有罪！于是，皮鞭更重地落在他们的头上，打在他们骨瘦如柴的身上！

小福男的寡母是日本资本家的佣人，母子俩同在一个城市，而且近在咫尺，却有半个月没有见面了。福男想母

亲，哭呀，哭呀，倒在地上睡着了。

顺伊心爱的丈夫，到日本去卖苦力，一去四载杳无音讯。他也许已经死在监狱一样的工房，也许遭到了日本监工的枪杀。顺伊在一个日本官吏的家里一面烧火做饭一面叹息、流泪！

不，这并不是最惨的！

浑身是劲、工作卖力的印刷工人、共产党员成龙的老母亲，一天早晨，在警察署的门前抱着被打死的儿子，昏倒在地。直到现在，她还常常在梦中呼喊着儿子，伤心地哭泣！

不，还有呢！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十年没见到他的儿子了。儿子作为政治犯在听候判决的三年里，老人没能给他捎过一件衣服，送过一碗饭。最后她为了见儿子一面，千里迢迢地赶来，好不容易爬上审判庭，又被凶恶的看守一脚踢倒在地上。老人呼天抢地，悲痛欲绝！

难道仅仅是这些吗？不！

全高丽的无产者——成千上万的同胞，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贫病交加，奄奄待毙，有的被铁丝捆绑着关进监狱！

强盗们迫害着我们的父母兄弟，迫害着全高丽的无产阶级！

高丽的无产阶级，面临的只有饥饿和死亡！

但是，我们没有灰心，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双双瘦骨棱棱的拳头上蕴藏着打倒敌人的伟大力量！

是的，只有战斗！

这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战斗！是带来无产阶级新希望的神圣的战斗！

我还相信：跨越过饥饿的峡谷和死亡的山岳、迈着矫健的脚步前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会用他们亿万双受伤的血迹斑斑的手，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东方的天空会捧出一轮用鲜血染红的太阳，无产阶级的新生活一定会到来！

一九二八，十

生活记录片断

——从立志于文艺的时候谈起

我近来常常这样想：倘若要写什么，就搞创作，不写那些随笔一类的闲谈文章。这是因为我生活窘迫，心情时时处于紧张状态，除去必写和必读的文章外，既懒得读书，也懒得动笔。

诚然，将随笔一概贬之为闲谈文章是不尽妥当的，但也大致不差。尽管如此，我现在准备写的，仍然不外是闲谈之类的东西，所以心里总是很不舒畅。不管怎么样，还是写出来吧。

贪读新旧小说

我中学停学，回到故乡，开始贪婪地阅读小说。那动机是这样的：中学时代，我被学生界的崇拜英雄的热潮所激动，便退了学，决定到北京去，进那里的士官学校。不想到了平壤，又被家人阻回。少年人壮志未酬，感到难以抑制的苦闷，便以读小说来消磨时日。读着读着，产生了兴趣，于是又买又借，尽可能地多读些。现在我能记得的有《红桃花》、《雉岳山》、《鬼的声》、《秋月色》、

《九云梦》、《玉楼梦》和中国小说《三国演义》；此外，还有不少。特别是《玉楼梦》和《三国演义》，我手不释卷地读了一个来月。当然，那时尚谈不到立志于文艺，甚至连文艺的含义也还弄不大明白。

接着，我从报纸上第一次读到翻译小说，那就是《每日新报》上连载的闵禹宝翻译的《噫，无情》。读了那么多小说，只有这本书第一次使我受到感动。当读到主人公张八灿（当时的译名）之死时，我的胸膛象要炸裂了似的，感情激动得难以抑制，便产生了一种冲动：假若我也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其实并没真的打算动笔，只是对当时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新文艺作品发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后来，“试试看”的思想开始萌芽，也就试着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和短诗。

接着，我开始买日本小说和日文的文艺杂志来读。所谓的文艺杂志，就是现在仍在发行的《文艺俱乐部》。在当时，我还以为它是日本文艺界唯一的杂志哩！从此我陷进了软文学的缠绵悱恻的感情中，特别是陷进了散发着臭味的性的泥潭。多少世纪以来，受着孤陋的封建儒家伦理观念束缚的朝鲜青年，在听到性的解放、感情解放的第一声呼喊时，他们的心不是剧烈地跳动过吗？在听到“我爱你”、“啊，孤独的悲哀”这一类从所谓新文学的倡导者嘴里说出来的话时，他们的神经不是也为之悸动过吗？于是在我白纸一般的头脑里，塞满了恋爱至上思想。我认为除了恋爱，别的一切对人生都毫无价值。这种思想，在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支配着我。诚然，性的苦闷多发生在青年时代，生活问题又多在性的方面，但是把它当成是生活的全部和人生的全部，可以说是最初传入朝鲜的启蒙文艺思潮带来的不良影响。

到东京以后

北京之行失败之后，几年来我一直憧憬着到东京去，只因一文不名，不敢再作冒险。为了筹措路费，我经营过桑树生意，跑过金矿，结果都失败了。后来，有位朋友去东京，恰好我也有了旅费，便随他一起踏上渴望了三年的旅途。

来东京的目的达到了，而新碰到的许多难题，又使我心神不定；学费问题、年龄问题和语言问题等等，甚至使我对学习文学产生了绝望情绪。可是，要改变长期立志要走的道路，又何尝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呢？

我去找一个想来不会薄待于我的人，想从他那里通融一点学费。一次失败了，两次也失败了，在归来的路上，感到不胜绝望、屈辱和气愤；脸上发烧，气往上涌。我握紧拳头，狠了狠心想：哼，什么文学，什么英语，统统再见吧，现在我要到本所或深川去卖苦力了！

是去劳动？还是学文学？这是左右我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我憧憬过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的生活；我懦弱，没有出息，当黑暗现实的墙壁横在面前时，不敢迎着冲过去，总

是逃避。说来也巧，第三次通融学费竟然成功了。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厚着脸皮伸手向人家要的那点学费，对我的前途确实是一种不幸，因为它使我长时间继续着有闲阶级青年的生活。这件事至今仍使我后悔得作呕。总之，从那以后，我接近了海涅，阅读歌德的作品，背诵泰戈尔的诗歌，热衷于探索隐藏在少女眼睛里的诗意，诉说月落、花笑的神秘。

当时，如果我能无忧无虑，和别人一样上学，有吃有穿，买很多很多书来读，也许就满足了，但是我没有这样的余裕。只是由于有地方来一点钱，使我有口饭吃，借到书来读，逛街，游郊，悠哉游哉，以“漂泊者”自命。直到这时候，我尚未接受任何可以称得上思想的思想。生活好也罢，坏也罢，总算是有闲的，阅读的书籍，思索的问题，结交的朋友，都脱不开这个范围。我的思想整个儿地逍遥于资产阶级的观念世界里。尽管如此，也并非完全没有贫寒之苦，而且由于受风靡日本的卢梭式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对于这个社会制度也不是没有不满。至今还关在监狱里的C君和P君，是当时东京留学生中最早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经常集会，十分活跃，我也曾参与其间。那时候的一些活动，还处于最初的自发阶段，全凭着感情的冲动。我同样也是被一种朦朦胧胧的情绪支配着。

然而，我终于感到了幻灭，对同志的幻灭，对人的不信任。我也学着唯心论者的腔调，叫喊着什么“改造人心比改造社会更为迫切”，然而却一点也不懂得人心、善恶

是随着生活环境特别是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用“灵魂不灭”、“人性善”这类封建的一成不变的观念观察事物，当然只能如此。究其原因，一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在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土壤里生根、发芽的，不是轻易能够改变；二是自己还没能从困苦生活的体验中产生对×××的现社会制度的反抗意识。

我走上了另一种反抗道路：憎恨一切人，诅咒一切人，也包括自己在内。当我发现了自己丑恶的一面时，便不能不把对别人的诅咒转向自己。我感到空虚，绝望，陷入了末期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所带来的宿命论。我这样问自己：“是信仰颓废主义呢？还是信仰宗教式的神秘主义？”我决心逃避现实，去敲打神秘宫殿的大门，跪倒在不可知的庄严的上帝即神的面前乞求。我认为人对这个世界是无能为力的，靠自己的力量绝对拯救不了自己。

回到朝鲜以后

我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了朝鲜，思想的脚步渐渐走进了灰色的云雾中。让我独自一人到绝对孤独的世界中去吧，在那个广漠、孤独的世界里盘膝而坐，闭目冥想，听着发自心灵的孤独的叹息，唱起祈祷歌来吧！这样，我就可以进入泰戈尔的境界。泰戈尔的诗《吉檀迦里》，我整整诵读了一个冬天，自负没有人能象我一样深刻地理解泰戈尔的心境。

这里又发生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不时有饥饿的痛苦来折磨我。我总是自己安慰自己：这算得了什么呢？在一个伟大的灵魂面前，这点点肉体的痛苦算不了什么！所谓"这点点"，却一点也不是虚幻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不要说肉体，连灵魂也被搅得不得安宁了。妻子儿女啼饥号寒，痛苦的大棒无情地向我击来。什么诗？什么艺术？所谓比肉体还坚强的灵魂怎么会这样经不起打击？也许是我这个人精神太软弱了吧！不过，要我屈服还是不可能的。据说释迦牟尼和风雨、饥寒搏斗了八年，最后终于完全征服了肉体；四溟堂①是把妻子儿女烧死以后才出家的。我为什么这样软弱？我想象着把饥饿的妻子儿女投进火里烧死的情景，竟浑身颤慄起来。

这是多么可笑的幻想！长期建筑起来的观念之城终于开始倒塌了。

是泰戈尔式的新浪漫主义？还是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呢？我的选择是现实主义。迎着现实冲上去！我一向总以为生活现实来源于思想，而不知道思想从生活现实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看来，不是应该让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境地吗？不是应该通过对现实的解剖、批判，在体验和知识上建立起新的思想基础吗？可是我仍然摆脱不掉往日的生活带给我的怀疑，时时感到困惑。尽管我喊着："不要怀疑！"而在我的眼前却又时时晃动着怀疑的影子。

---

① 朝鲜十六世纪爱国僧侣，曾组织义兵抗击日本入侵。能诗，有文名。

去年春天，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资产阶级观念病很重的人。"我听了很不高兴，可是后来仔细想想，只好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几个月前，又有人对我说："你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我也完全承认。那么，就让我把思想和行动中的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揭露出来吧！可是当真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又踌躇了，于是我骂自己："你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劣根性很深的家伙！"不久前，我的妻子要我背着背架到屋前大路旁的泉边去汲水，我怕被邻居耻笑，竟没有敢去。"你这个资产阶级！"我又这样骂过自己。如此这般，还要标榜"现实主义"，简直是痴人说梦！好吧，那就再进一步去解剖现实，批判现实，在新的体验和知识上建立起新的思想基础！

一九二七

到地下去

我今年冬天离开东京，回到我S站附近的“家”（其实是我哥哥的家）里。家中的境况真是一言难尽。一个大家庭，十五六口人挤在一座狭窄的房子里；孩子们都在房角里缩着，活象盛在葫芦瓢里的栗子，其中也有我的两个女儿。

这么多人靠什么生活呢？早晨是小米饭，晚上是小米粥，碰巧走运，也许能吃上一顿大米饭，但更多的时候却只能吃到掺一点小米的山菜粥。其实这也并非天天、顿顿都能如此，粮食有两天没一天的，有时吃两顿饿一顿，有时吃一顿饿两顿。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是多亏租种了别人家的一点地，能借到高利粮和钱的缘故。

全家人脸色蜡黄，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里流露出令人望而生厌的凶狠而凄惨的光，仿佛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看透似的。人们常常可以从屡遭不幸、无法摆脱内心痛苦的有神经质的人的眼睛里看到这种神情。

俗话说：穷人家里好吵架。这也许是只剩下了“恶”的缘故吧！不论大人小孩，动辄就吵嚷起来，天知道他们都打算怎么过日子，乱糟糟的，大人不象大人，小孩不象小孩。

几天来我看着这一切（五年前我在家的时候自然不是这样），不禁产生了“活地狱”、“饿鬼窟”的联想。由此也可以想象到大多数朝鲜人的生活。当然，比这更惨的境况，在朝鲜也是随处可见的。

我回到家后，出现了一种和睦气氛。要说这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也未始不可，不过更主要的，是他们从我身上产生了希望，以为我一回来，必定能有办法使全家人活下去。

我进屋坐下来，和大家打过招呼，经老母询问，大概讲了讲客地的生活，随后我也问起家里的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讲起来，说的最多的是我的嫂子，最后她说：

“啊，现在咱们家什么也不用愁了！新书房[1]（指我）到汉城去当个律师什么的，少说一个月也能挣几万元！再不然，去当郡守、道长官，还不是很容易吗？大学毕业的两班[2]，哪样差事不能干……我说兄弟媳妇（看一眼我的妻子），你苦尽甜来，交好运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心里只觉得好笑，但我并没有笑出来，紧紧闭着嘴，用深陷的眼睛凝视着满是尘垢的炕席。

“虽说他不会去干那种差使，总归……”

说这话的是我哥哥，他话没说完就停住了。虽说他是

---

① 对男子的一种尊称。

② 原指贵族，此处是对读书人的称呼。

一个明白点时务的人，但在“总归”两个字的里面，却包含着多少期待啊！

“家里的境况就是这样，你已经毕业，也该为家里的生活操点心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母说。

我无言以对，只是坐在那里听着。

晚上，家里人都挤在里屋，那样子活象一簇生在瓯子里的豆芽。我住到院子下首的一间屋子里来，光线昏暗，墙上糊的报纸散发出霉臭味和灰尘味，刺着人的鼻子。我对着放在黑暗角落里的一盏煤油灯，一会坐下，一会躺倒。不管能不能睡着，还是躺下来等天亮吧。我这样想着，躺在了炕上，眼睛望着结满蜘蛛网、落着几只苍蝇的天棚。

我脑子里很乱，精神也有些恍惚，仿佛刚从甜梦里醒来，置身于铁丝网般的现实中。火车把我从东京车站、釜山车站载来，竟抛进这么一座草房子里！

我躺在炕上想着心思，一向抱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突然咬住下嘴唇，半痉挛似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没法子，要饿死，都统统饿死吧！”

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即使眼前发生什么样的惨剧，也就不会害怕，不会去想它了。然而我的心情却始终不能舒畅，又翻了一个身，紧紧闭上嘴，心想让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滚开吧！

我环视了一眼，才想到只有我一个人躺在这个寂寞、凄凉的房间里，里屋的人仍在嘁嘁喳喳地谈着话。从前因

为自己生性好静，总是一个人占一个房间，可是现在却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心想等哥哥回来了就和他睡在一起，把母亲和孩子也叫过来，让挤在里屋的人松动一下。我正待站起身来，门外传来我九岁的大女儿喊“爸爸”的声音。

我没有回答。

“爸爸！”她又喊了一声，拉开门进来了。她的身后，跟着我的妻子，怀里抱着五岁的二女儿。

她们一起都来了。我忽然想：难道因为她们是我的人，这样快就推给我了么？也太性急了些，他们的做法真叫人费解！自然，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你们来干么？”我望着山字形地坐在炕头的母女三人问道。

她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妻子斜对着灯坐在那里，面影映在壁上，隆起的颧骨象一座陡峭的山峰。我想真是象极了，嘴里却问：

“你们来干什么？我要陪奶奶和大伯睡在这里。”

“分别了这么多年，难道……”

妻子抬起头来，用她大而深陷的眼睛含怨地瞥了我一眼，又把脸转向墙壁。

“我们什么时候亲亲热热地在一起睡过？”我粗暴地说。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悔说出这种可恶的话。

过去她没有少受过我的气，现在不知是因为神经麻木了，还是出于对分别已久的男人的礼貌，总之她没有顶

嘴，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我再也忍不住了（耐着性子面对自己所厌恶的人是最大的痛苦），催促地道：

“快回里屋去吧！”

“为什么要走呢？我就睡在这儿。”

她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神经、没有廉耻的女人。

“什么，睡在这儿？不要这样。屋子太小，你把孩子留下，一个人去吧。”我为了把这个讨厌的女人打发走，用劝说的口气对她说。

“我不回去，今晚在这儿睡，明天你去汉城，我也跟着去。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什么？尽说气人的话！你是死是活，我管不着。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还能养活别人吗？别再啰嗦，我懒得听，也讨厌看见你！”

“你不管谁管？”

听了这话，我非常反感，沉着脸提高了嗓门说：

“我不愿听，快走吧！”

“哼，讨厌人家，也该有个分寸！”

她也生了气，往日不时有所流露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我勃然大怒，大声叫起来：

“叫你走就走，废什么话？我看见你就讨厌，快去！”

这更激起了她的反抗的情绪，把脸转向我说：

“现在还这样讨厌我，你想叫我怎么办？”

“要你趁早给我走！”

“走？到哪儿去？”

“哪儿去？嫁人！”我用嘲弄的口吻说。

她气得哭不出来，说不出来，不知该怎么才好。两个孩子心怀恐惧地偷偷地望着我，好象见了一个陌生的异国人。这哪里象夫妻、亲人团聚的场面，简直就是仇人相见！

我原以为她会大吵大闹，谁知她反而压低声音，哀求似地说：

“欺负人也该有个限度，嫁到你家这么多年，吃苦受罪，人瘦了，老了，到头来……要是没有孩子，孤身一人，哪怕到天涯海角……”

“我不知道。连孩子都……谁愿意生孩子的？谁愿意结婚的？”我说到这里，变成了自言自语：“世上真有这样的恶妇，这样的恶运！”

“你是要我们母女三人都去死吗？”她提高嗓门说，声音有些颤抖。

“死也好，活也好，我管不着！管不着！”我的嘴唇也微微发颤了。

她惊异地注视着我，用质问的口气说：

“你说的是真话么？”

“那还用问，当然是真话，难道我还说假话不成？”

“真话……”她重复了一句，声音哽咽了。

“真话！”我口气更加严厉。

她似乎再也无法忍受，强打精神坐在那里，象一块眼看要倒下来的陡坡上的碑石。她的脸色憔悴得可怕，泪水从

她俯视着地面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掉落下来。

“那我们母女三人就去死吧！”

声音从她的喉咙里挤出来，发着颤。

两个孩子望着妈妈的面孔，扯住她的衣襟，一声接一声地“妈妈，妈妈”地喊着，更触动了她的悲哀。昏暗的煤油灯，忽然亮了起来，好象等待着观看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她拿下放在膝盖上的手，捶着地，身子一倒，放声大哭起来：

“天哪，叫我怎么办哟？”

这哭声从她的心底迸发出来，悽切、哀绝。大女儿和二女儿也跟着哭，惊叫着“妈妈！妈妈！”

我霍地站起身来：“该死的东西！哭什么？我看不下去你们这副样子，今天夜里就到汉城去！”说罢，怒气冲冲地走出门外。

外面很黑。天黑前飘浮在天空的云，已经化作毛毛细雨，无声地洒落着。我走了几步，向四面望望，周围似乎突然变得更加黑暗了，刹那间我感到大地上的一切都沉沦在黑暗的命运中。我走向里屋，来到台阶前面才发现里屋的灯熄灭了，几个人的鼾声高一声低一声地传出来。下屋的哭声越来越大。我急着要避开这哭声，绕过里屋的烟囱，躲到屋檐底下。哭声依然清晰可闻。我最担心的是里屋的人特别是难得这样安睡的母亲被哭声吵醒，闹得全家不安。谢天谢地，她们都睡得很熟。

我向旁边走了几步，在黑暗中茫然地伫立着。从篱笆

望出去，看见对面村庄的一户人家里亮着灯光。也许是因为树枝摇曳的缘故吧，那灯光时隐时现。我对着黑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连叹气的声音也发着颤，心里象堵了许多东西一样难受。哭声还在时断时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来。在我想到今晚又重演了过去多次演过的这种令人头疼的一幕戏剧时，开始感到后悔起来："以后再不能这样了！"同时心里一阵烦躁。"走！今晚就走！"我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向篱笆门，不顾雨水浇身，开门出去了。夜，黑暗而又岑寂。雨声也停了，不时响着雨珠从树叶上掉落下来的声音和远处隐约传来的车水声，这更增添了春夜的寂寞。我一步一步地走着，走过前屋人家的门前，又走过一两户人家，出了村口，来到两村中间的舂米房前面。哭声也许会传到这里来吧？如此一想，仿佛真的听见了哭声，特别是孩子的哭声更是牵动心肠。我正想迈步，抬头看见了舂米房前的那棵黑压压的老松树，猛然吃了一惊。那棵树下有一口井，尽管天黑看不见，但一想起它我便不寒而慄。

我急忙掉转脚步，走上另一条小路，往事又突然浮现在眼前，一种恐怖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井！"

关于这口井，有过这样一段往事：

十年前，妻子被我从家里赶出去了。我所以赶走她是因为我满了十五岁，开始懂事了。我们结婚时她十六岁，我十二岁。当时我是很高兴的，见了同龄的小朋友就

夸耀。婚后，她回娘家住了四年，回来那天，我就跟她闹，把她推出门外，叫她回去。她一气之下就投了井。她娘家跟来的轿夫正好到村外去玩，想看看井有多深，走近前去一看，才发现她跳井了，把她打捞起来。她披头散发，鼓胀的肚子，鼻子、嘴里都淌着水，后来又流出血来，大家都以为她一定要死了，把她停放在对面屋的炕头上。当时我们家和春米房隔四五座房子，比现在的房子又大又好，如今随着此地的繁华，一个经营杂货店兼放高利贷的日本人住了进去。后来，妻子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望着坐在另一边炕头上的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她当时的眼神，那大概就是饱含着人世最大痛苦的眼神吧！泪水从她的一双失神的眼睛里簌簌地流出来。她投井以前，我常常暗自希望她早点死去，心想她要是死了该多好！可是现在我又悔又恨，觉得她可怜，忍不住跑过去搂住她，把脸贴在她的脸上。不管我怎样珍贵自己的眼泪，还是落了几滴，掉在她的脸上。从此，我们便于无言中和好了。我的大女儿就是这次缔结和约的产物。至于后来我们夫妇之间的感情，那又另当别论了。

春天的深夜是寒冷的，细雨洒在身上，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妻子投井自杀的往事象电影镜头一样从脑海里掠过之后，我立刻想到这样的事也许又要重演，而且会更加悲惨：母女三人同归于尽……我的眼前浮现出她们倒在房里哭泣的样子，耳边又似乎听见了哭声。我觉得心里一阵绞痛，猛地掉转脚步，想即刻赶回到家里去。可是我没有

动，兀自站立着，恨自己的感情为什么这样脆弱？为什么没有钢一般的意志？总是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束缚起来！我极力想使发疼的心平静下来，但毫无用处，怎么也抑制不住已经开始迸发出来的怜悯之情。我顿足悲叹："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弱者！"便迈开脚步，急急地向家里走去。

我把敞开着的篱笆门重新关好，回过头来向屋里看看，煤油灯还亮着。我悄悄地走过去，站在门前侧耳细听。哭声停了，只听见孩子微弱的呼吸声，有时好象是受了惊吓，发出一两声惊叫。屋里很静，仿佛还缭绕着哭声的余韵。我轻轻推开房门进去，观察她们的动静。她们都象挨了刀刺和中了枪弹一样倒在炕上，大女儿躺在当中，挨着她的是妻子，再就是小女儿。妻子穿着一件夹衫，把脱下来的棉袄盖在脸贴着炕躺在下首的大女儿身上，用右手扯开裙子盖住小女儿。我忽然想：天下最真挚的爱只有母爱！

她那干瘦的身子，那倒卧的姿态，象一具即将入土的僵尸，一个正在消逝的幽灵。我真想跑过去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把铺在炕头的毯子揭下来，轻轻地给她们盖上。然后，我脱下淋湿了的西服上衣，穿着一件衬衫在炕头上坐下来。我心中的风暴已经平息了，那密云不雨的乌黑的天空似乎还依然如故。不时萦绕在耳边的哭声的余韵（她们的呼吸声在我的耳朵里也变成了哭声）和她们可怜地倒卧炕上的姿态，使我感到好象有大颗大颗的雨滴滴落在我黑沉沉的心田。

我什么也不能想，也没有必要去想，面前只是一团黑暗。这黑暗会爆炸，或者还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只面前，连身后、左右也全都黑漆漆的，仿佛只有悲哀的口哨声不时地从黑暗世界的这一端响到那一端。这是从痛苦和绝望中发出来的无所依傍的生命的呼吸，是孤寂的灵魂的呼吸。我闭上眼睛，想让灵魂沉没到痛苦的冥想的世界中去。

春夜是短暂的，远村传来了鸡鸣，接着隔壁人家的鸡也拍打着翅膀啼叫起来。时间又越过一道关口，送走旧的一天，迎来新的一天。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打破了冥想。屋子里依旧灯光昏暗。我横躺下来，又恢复中断了的冥想，不一会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等我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身旁睡着小女儿，脚边睡着大女儿，我盖在她们身上的那条毯子连我也给盖上了，妻子则孤单单的一个人缩着身子睡在炕头上。我站起来，过去把她拖来，掀开毯子给她盖上，大家睡在一起。

我原决定第二天去汉城的，可是还想再尝尝这痛苦的滋味，便强耐着性子留下了；再说老母亲也一再留我。她是一位有名的慈母，五十岁上才生了我这个小儿子，自然希望我能多住一天，多看几眼日夜盼望的久别归来的爱子。第三天，我到汉城来了。离家的时候，我的哥哥又嘱咐我说：

"无论如何你要快想点办法，多为家事操些心。"

我从报纸上知道，汉城这个二十万人口的都市，失业

的贫民就有十八万人。如果谁要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那就请给我指出来看看吧！这里饿殍遍地，乞丐满街，真是应了肚脐眼比肚子还大的那句俗话，二十万人口中有十八万乞丐！我自然也就成了这个庞大的乞丐群里的一个新来者。

除了南村——这个外国人集居的特殊地带之外，到处是破败的房舍，荒凉的街道，汉城在充满干燥的尘土气息和污浊的空气中一天天走向衰亡。不仅汉城，整个朝鲜，都是蠕动着的白衣人，濒于绝境的饥饿大军。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沙漠，这草地，什么也没有！

除了焦土，除了枯骨，什么也没有！
是什么将降临到这块土地上？
是什么将降临到人们的头顶？
死亡！是的，除了死亡，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不在这土地上降火？
为什么不在这草地上降火？"
脚下是干硬的土地，
身上是嶙峋的骨头，
难道不能把沙砾制成火药，
难道不能把骨头磨成长矛，
在死亡之窟跳舞？

好了，让我把在汉城的经历的和目前的境况简略地写出来吧！

我到了汉城，连一个栖身之处也没有。开始，我在朋友们中间混，跟着他们吃，和他们挤在一起睡觉。我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哪怕是想个办法暂时靠赊饭度日也好。多亏一个朋友的指点，找到一户可以寄宿的人家，但是，终于还是因为交不上饭费被赶了出来。我又去依附寄居在别人客屋里的一位朋友，到街上去买客饭、牛杂碎汤或烧饼充饥；连这些也买不起的时候，就只有挨饿。

这样，我送走了春天和夏天，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这五六个月的，仿佛做了一场梦。什么精神生活，什么艺术创作，在这种环境和生活中，哪里还有闲心去想这些呢？最初偶尔饿一两次肚子，倒有一种浪漫蒂克的甜蜜感，可是长期饥饿的折磨，滋味就不那么好受了。人，就是这样变成为口腹而生存的动物的。我有时也悟到了自己的软弱，可是无能为力，只有堕落成猪狗一般的动物。譬如说，肚子不太饿的时候，走上街头，什么诗兴呀，灵感呀，都来了，可是肚子一饿，一切全消，只看见满街都是食物，连石块和木片也都变成了蛋糕、面包。碰巧哪一天走运，填饱了肚子，竟会变得象小孩子一样高兴、心满意足！由此也可以使人想象到一般乞丐的心理。人到了这个地步，自己想想，也不由得发出嘲讽的冷笑，笑声里饱和着无限的悲酸。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始终想做贤人君子的浅薄无知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终于收起了傲慢心理（我知道自己是没有出息的）。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接连三四天处于饥饿状态，什么朋友不朋友，我讨

厌所有的人，独自跑到醉云亭或三清洞去，坐在布满绿茵的草地上，眨着深陷下去的眼睛，从白天一直坐到晚上。人不吃东西，总是这样下去是受不了的，于是又象条狗一样跑上街头，到处去嗅那食物的香味。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免去饥饿的痛苦，就得低三下四地向别人求乞；要想不忍辱偷生，除去自杀，别无出路。忍辱一次，痛苦一次，忍辱两次，加倍痛苦。有时感到这样活着太龌龊了，决心饿死也不再低头，可那是办不到的，还得照旧忍辱偷生下去。唉，一个人这样活着，到头来连良心都要失掉的。这时候，我才懂得了在现实生活可怕的压迫下而无暇顾及内心生活的全世界无产者的痛苦；也是从这时候起，我的思想开始发生着变化。过去我曾大喊大叫说什么"不要去管世界上那些只知道饮食男女、名誉地位的猪狗一般的俗人们，加快步伐，自己走自己纯净灵魂的道路！"可是自从发现我自己身上也有猪狗的习性，我又大声呼喊："不要高攀，面向底层，到无产大众的痛苦中去！到白衣人的痛苦中去！到千层地下的岩窟中去！"

在这个枯竭了的大地上，蠕动着的只有"骨头人"，不，只有"人骨头"。

把这些骨头烧掉，让它腐烂吧！爱情的种籽会从中生根、发芽，新的生命会破土而出！

白衣人的悲哀，

白衣人的痛苦，

让大地崩裂吧！

在乡下等候佳音的妻子再等不及了，带着孩子找到了汉城。

我在一个亲戚家里见到了她们，对妻子说：

“好，那就一起过吧！”

我所以大胆地答应和她们一起生活，完全是出于一种反抗心理。什么自由恋爱，去它的吧！连血都涸竭了的朝鲜人，还能谈到自由恋爱吗？对，和没有爱情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尝尝那是怎样一种苦味！难道乞丐就不能活了？我也要去经受一番痛苦的磨炼！

我厚着脸皮决定先把妻女安顿在穷亲戚家里，无论如何设法在几天内弄到一点钱，租间房子，开始我们的生活。由于求贷无门，最后只好把为保持良心和节操而一直认为“还不能发表”的诗集原稿整理出来，拿到某书局，象出售一件货物似的，不以为羞地送到出版商面前，不想竟遭到了拒绝。我脸红耳赤地跑出门来，又去找一个朋友，和他一起来到他熟识的一家书局。真是幸运，老板答应出版。版权卖了六十元，先预支二十元，其余的四十元待获得出版许可后再行补支。

啊，这就好了！我跑回去告诉了妻子，又出去租房子。在北村尽头三清洞租到了一间偏房，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

两个月的房租交了十元，剩下的十元买了柴米和锅、碗等炊具。全家四口人一个星期的生活可以不用发愁了。

这样开始的生活，即使用铅笔也是值得在我人生的一

页上记上一笔的。这是搬来新居的第一天晚上的情景：房间里，煤油灯发着微弱的光亮（我是一个无福领受文明恩赐的人，住在汉城也只配点煤油灯），炕纸破烂，满是污垢；墙壁不知是什么时候裱糊的，已经剥落，呈黑黄色；我的所谓家当，只有放在屋角的一个包袱和一口破箱子。坐在炕上首的母女三人和坐在下首的我，四口人的心情和室内外的抑郁气氛是完全协调的；明灭不定的灯光暗示着一家人的未来的命运。时令虽过，蚊子倒更猖獗起来，嗡嗡地叫着，成群地到处乱撞。我拿起扇子，"啪"地一声打死一只钉在左肩上吸血的蚊子，望了一眼并排坐在炕头的妻子和女儿。从妻子的表情和动作上，可以看出她的心情开朗了，象是迎来了春天。她一点也不怕热，把小女儿抱在膝上，用汗湿的手抚摸着她的头，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温和、慈爱的表情；但她的眼睛却发着乌黑的光，没有春天的明媚和秋天的晴朗。这是一种冷若冰霜的目光，这和她的表情实在太不协调了。

看到她这种表情，我有些快意，内心的深处又总觉得是那么陌生。对于她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象为使并不心爱的牲畜驯服而须要勉强去用手抚摸它一样。我急忙转过脸去。说实在的，我至今还不曾仔细地看过她的脸，和她说话时也从不抬头看她，这已经成了习惯。今天总算是仔细地观察了她一下，但时间不长，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致研究她。她让小女儿站起来，把她推向我说：

"到爸爸那儿去，到爸爸那儿去吧！"

小女儿迟迟疑疑地来到我的身边。我搂住孩子，抚摩她的手，亲她的脸蛋。这在我大概也是第一次。我不能不感到孩子的可爱，在她的脸蛋上亲了又亲。

孩子坐在我的膝盖上，眨巴着眼睛，望着灯光，眼珠象玻璃球一样明亮，惹人喜爱。她微微张开动人的小口，象讲述童话似地说：

“蚊子……蚊子在说话呢，说人家听不懂的话……”

孩子的话使我大为惊奇，真想立刻吻她一下，可是我没有这样做。这又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即使别人家的孩子说出这样可爱的话来，也不至于如此无动于衷，何况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我本能地感到孩子的可爱，可是又在心理上加以否定……恶运遮住了心灵的闪光！我不禁握紧了拳头。

但是，我并不愿意自杀，也不愿意逃避，要忍耐着活下去，固执地活下去！哪怕象北冰洋的白熊最后把鲜血洒在冰块上！对朝鲜人来说，不，对我来说，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是从宇宙生命中被抛出来的弃儿！然而我要活下去！我这样想着，闭上眼睛，发出一声震撼肺腑的咳嗽，这声音如同响彻地层的呻吟。突然，我觉得小女儿更加可爱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亲了一下她的脸，轻轻地放开她。

孩子向她的妈妈走去。走着走着，一下踢翻了旁边的水罐，水洒了一炕。妻子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狠狠打了她一巴掌。孩子大声地哭了。我皱着眉头转过脸去。

"你这个死不了的讨厌的东西！"她骂着，又打起来。

孩子的哭声更大了。

"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又象进了地狱！"我说着，气愤地走出房间，坐在外面的廊台上。

"死不了的……"妻子恶狠狠的咒骂声继续传出来。

"妈的！"我忍不住骂了一句，真想拿起皮鞋进去揍她一顿。

对，离开她们，远走高飞！我这样一想，立刻又告诫自己：忍耐，忍耐，忍耐到连枯骨都流出水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坐了一会，房间里也静下来了。她们也许都睡去了吧？我多么愿意这样坐着，闭着眼睛直到天亮。但是，闭起眼睛是痛苦的，如同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是怎样打发掉了这些日子，饿了几顿，也记不清了；一天到晚只为了填饱肚子而奔命，此外再也找不出生活的意义。

这是生命的停滞，永远的停滞！我追求过精神生活，也曾时时反省自己，伤心也罢，痛苦也罢，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几个月前，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是一段令人神往的岁月。饥饿的光荣，寂寞的乐土，现在是不可再得了。

昨天晚上，房东来催房租，说要么拿钱，要么搬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我忍不住大声回了她几句，更招来了

一场奚落。我一气之下走出去了，临走问了妻子一句：

“为什么不做晚饭？没有米了吗？”

“怎么没有米，我这就做。”她回答道。

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了晚饭，一直玩到深夜，倒在他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家。妻子正坐炕上给大女儿梳头。

“为什么还不做早饭？”我问。

她没有回答。

“我问你怎么不做早饭？”

她依然不说话。我猜想一定是没有米了，便问：

“贵淑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刚出去……”

我走出房门，转脸向房东家望了一眼。他们正在吃早饭，贵淑蹲在石磨旁边，呆呆地望着人家，好象从来没见过饭似的。看了这个场面，我心里一阵绞疼，仿佛连肠子也翻转过来了。我向孩子招招手，把她叫过来，抱进屋里，放在我的膝盖上问她：

“你肚子饿吗？昨晚吃了饭，怎么还这样饿呢？”

“不，没有吃饭。”小女儿眨动着深陷下去的眼睛，回答说。

“啊，真的没吃？”

“没有。”

我这才明白过来，昨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米，妻子为了不让我烦心，说了谎。她听见小女儿说出了真情，把脸转

向墙壁，长叹了口气。我心里象滚动着一块大石头，难过极了。如果我的肉能吃，我情愿割下来让她们都吃饱肚子。哪怕自己饿十顿，也不忍心看着无辜的弱者挨一顿饿。没有拖着妻室儿女经历过穷日子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心情的。可以想象到，世界上有多少弱者受着可怕的命运的威胁，为了活下去，干出一些昧良心的事来。

这时，女房东的声音又从里面传出来：

“贵淑妈在家吗？”

不知怎的我竟会想到可能是给孩子送吃的来了，但接下去就听见她说：

“房租准备好了吗？今天我非用钱不可。”

“唉，还没有呢。”妻子回答说。

“没有钱，你们打算怎么办？不交房租，又不搬走……”女房东恶狠狠地说。

我握紧拳头，猛地站起身来，骂了一句“这个鬼世界”，又跑出去了。

已经是晚秋季节，外面一片秋日的肃杀景象。风从无边的高空滚过，在北岳山和仁王山顶上“呼呼”地吼叫着，滚过汉城的上空，如同人从空坛子里发出的呼号；山上的树叶都被扫落在地，在风中翻滚。翻滚，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翻滚！路上的行人好象也在翻滚，沿着景福宫的长长的宫墙走来的我，仿佛也要翻滚起来。我顿了顿脚，心想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需要的是食物，是钱！

我加快了脚步，走过宿柱监桥，穿过安洞十字路口，

向钟路走去。我一路想的是怎样向书局要钱。如果出版许可通知已经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即使还没有下来，也要先预支一点，哪怕十元钱也好。我这样想着，走进了书局。书局老板生着一张典型的小人面孔，显得狡猾而刻薄。我最讨厌看他的这张脸。平常的时候，他总是贼溜溜地转动着一双老鼠眼，卖弄小聪明；即便面对比较严肃的人，他也能应付自如，笑容可掬，装出一副很重信义的样子。可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坐在那里打起官腔来了：

“啊，先生，你来得正好！”

他瞟了我一眼，露出含着蔑视的眼神。这些汉城的吝啬鬼，只要损到他丝毫的利益，就会翻脸不认人。在汉城人中，做商人的简直可以说都是无孔不入的鼷鼠！俗语说“不能成龙，也要成一条泥鳅”，他们就是这种甘愿成泥鳅的败类！

“你看看这个。”他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厚纸片放在满是灰尘的书桌上：“你送去审查的诗集被扣留了。”

“扣留？”我心里一凉，目光转向那张纸片。开头写着“通知书”字样，顺着看下去，“不准出版”几个字一下映入我的眼帘，下面还盖有某局某科审查股的印章。

“为什么不准出版？”我问。

“岂止不准出版，还要传讯作者呢！”

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日本警察的凶神恶煞般的形象，狠毒的眼睛和嘴巴，还有那种恶狠狠的腔调。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冲上头顶，倘若这些家伙站在面前，我真会一拳

打过去。

"这究竟为什么？"我又问了一句。

"为什么？他们说你思想不纯。"

"不纯？怎么不纯？稍有涉嫌的地方我都删掉了。"

"总之是什么地方出了点毛病。也许是看着不顺眼吧！"老板说。

"有什么理由看着不顺眼？"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又反问道。

"主人要是讨厌他的奴仆，挑毛病还不容易吗？这就叫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

说这话的是在一旁捆扎邮包的听差。

"事情既然如此，预支的那二十元稿费，您打算怎么办呢？"

"如果我手头有钱，我会当场退还给您。说实话吧，现在没钱，请暂缓几天，等我抽空搞点翻译……"我爽快地说。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说不定，只要有时间……"

我说完这句话，匆匆走出书局。我脑子发涨，只觉得天旋地转，恨不得把路上看到的行人都打翻在地。

这时候，身后响起"呱哒呱哒"的木屐声，接着是骂"巴嘎[1]"的声音，听来十分刺耳。我猛地转过头去，发现

① 日语骂人的话。

身旁站着一个拿手提包、穿长披风的人，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在朝鲜混了多年的高利贷者或经商的日本人。他的身边还有个朝鲜人，象是他的听差；一个衣衫褴褛的朝鲜背夫站在他们的前面。原来背夫背货去钟路市场，无意中碰了这个日本人一下，惹他发了火。他瞪着杀气腾腾的眼睛，一边打背夫一边骂着：

“巴嘎，你大大的坏人！你的那边的走，怎么这边的来……”

“大人先生，我错了。”背夫说，没有任何反抗，悄悄地避到一边去。

这个日本人一脸傲慢的表情，他的眼睛和嘴巴，都显露着他兽性的残忍，他可以任意喝朝鲜人的血，任意欺压温顺的白衣人。我望着他，就象望着一条满身肥肉、毛茸茸的毒虫，真想一脚把他踢死。我握紧了拳头正想扑上去，忽然觉得一阵头晕，仿佛要倒下去。等我清醒过来，他们已经不知去向了。我走进市场对面的公共厕所，出来后又靠墙站了一会，直到发觉臭味扑鼻才离开。

这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到哪儿去弄钱，于是又走过书局门前，想去找住在巷内旅馆里的H。他手头阔绰，到东京去了一趟，现在正在汉城四处活动，想弄个一官半职。

我一走进胡同，正好在路上遇到了他。

“好久不见了，到哪儿去呀？”

H先开了口。他戴了一副赛璐珞黑边眼镜，翻起贪

婪、狡诈的眼睛对我望着。

“好久不见，我特为找你来的……”我回答说。

“找我？你来找我……”

一个不会找他的人居然来找他了，使他大感迷惑不解，话音里带着嘲讽的味道。我到了汉城，确实一次没有找过他。我们两人并肩走出巷子，心里想好的话，一时竟难以启口。在巷口上，他到旁边的小摊上去买香烟，我看见他掏出一张伍元的钞票，暗暗庆幸今天借钱有了希望。我踌躇了片刻，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有点急用，请你借点钱给我。”

他有些愣住了，睁大了眼睛看了我一会，忽然爽快地说：

“行呀，要多少？”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怎么会这样痛快呢？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这样做自有他的用意，而且也是不难理解的。第一，我从来没向他开过口；第二，可以向同乡夸耀他救济了我；再说，他手头有钱，被我当场看见了。

“多少都行，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这钱我还有点用。现在对我来说，一分钱也是很宝贵的。”说着给了我一元钱。看他的神气，是再也不可能多给了。

“谢谢。”

我接过钱来，转身匆匆朝家里走去。

我这样向人乞求，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过多次了，每

次都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人要活下去真难啊！我下了决心，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突然，我感到背上象浇了一盆冷水，浑身打起了寒战。

“身体怎么这样不济！”我自言自语地说，加快了脚步。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些思绪来得快，也消失得快。“我能不能去干……不行，我没有那种超人的意志，可是，那又怎么办呢？要不把孩子送进孤儿院，让妻子去给人家做佣人……真是一个悲剧，而且这个悲剧……”我尽管这样下了决心，但能不能付诸行动还是个未知数。

我走了一会，不知道脚步是加快了还是放慢了，平坦的地面在我的眼睛里一会儿深陷下去，一会儿又高出来；从对面走来的人，也模模糊糊地看不真切。一排排的房屋、树木、墙垣、电线杆子直挺挺地矗立着，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它们。我的两条腿发软，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停下来，扶着景福宫的墙垣，闭上眼睛。耳朵里嗡嗡直响，听见一种弄不清是什么声音的“嘤嘤”声。我振作了一下精神，对自己说了声“快走”，把全身的劲都集中在软弱无力的腿上，又向前走了。

我回到家里，小女儿已经倒在炕上睡着了。坐在那里的妻子和大女儿站起身来迎我。她们对饥饿早已习惯了，比我坚强得多；她们的面孔虽说有些苍白，也比我显得有生气。我一进门就蹲在炕上了，从衣袋里掏出那张一元的钞票，说了句“快拿去买柴买米”，立刻躺下来，把被子和毯子都盖在身上。可是，身上却越来越冷，并且开始发

抖，好象被丢进万丈深渊，又象坐在一条船上，整个身子、整个天地都在摇晃。额头和眼睛象火炉一样热得烫人。我用手揉了揉额头，触到的好象是坚硬的凹凸不平的石壁。谁知刚一想到石壁，眼前就出现了一座望不到尽头的高高的城墙；接着城墙“轰”地一声倒塌了，散落下来的却不是石头，竟是从水洞里喷涌而出的激浪，用手摸摸，象缎子一样柔软。过了一会，这一切都消失了，又象看见一道道阳光和闪电在眼前穿来穿去，忽隐忽现；再过一会，我失去了知觉，陷入昏睡状态。

不知是睡着了还是病昏了，过了不久，有人把我摇醒。灯光暗淡，妻子坐在炕头上。

“你们吃饭没有？”我问孩子们。

“吃了。”

“孩子们都吃过了。”妻子说，“我做了点饭，你快吃吧。”

我吃了几口吃不下去了，把饭勺朝桌上一放。

“好些了吗？多吃点吧。又累又饿，才闹出病来了，再勉强多吃一点。”

我又吃了几口，说：“再也吃不下了。”又躺了下来。精神虽然比刚回来时略好了些，不过稍微受一点刺激，又会激动不已。两个孩子饿坏了，吃了顿饱饭就打起瞌睡来。

“看你们困的，快躺下睡吧。”妻子说，坐到饭桌前面准备吃饭。孩子们一躺下来就睡着了。

过去我怀着好奇心参观过贫民窟，现在想不到自己也落到这样的地步。我望望并排躺在炕头的孩子，忽然觉得她们十分可怜，眼眶里滚动着泪水。

“我怎么变得这样伤感？神经太衰弱了！”

我转过眼睛望着灯光。那微弱得象萤火虫一样的光亮，忽然变成了又长又尖的锥子，刺进我的眼睛，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了。

白天的事情一直在我的心中不能释然，用那样的方式向那种人要钱，太下作了。

“乞求是一种下作行为！”我自言自语地说，“下作！下作！去当小偷更好一些！”

当然，当小偷也不光采，因为那须得欺骗别人的眼睛，倒不如正大光明地去当强盗。是的，那才是正大光明的行为，也无愧于良心！不过，即使当强盗成功了，也还有一种苦闷，因为这是和真理相矛盾的，难道不采取这种手段便不能生存下去吗？苦闷自是苦闷，然而这是光荣的，伟大的苦闷，崇高的苦闷！为了全家人不被饿死，真的去当强盗么？是等着饿死？还是去当强盗？我睁开眼睛，看看孩子们，心想如果把她们送进无亲无靠的孤儿院……我心疼了，在东京看到的×××孤儿院的情景立时浮现在眼前。那些面黄肌瘦的孤儿被人驱来赶去的样子，谁见了也会伤心的。他们没有爱，没有慈母的温暖的怀抱，象背阴处长出来的小草，一出土就枯萎了。我又望了孩子们一眼，觉得她们更可怜了。望着她们睡在那里的样子，泪水

在我的眼睛里打转。我知道自己懦弱，没有出息，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又闭上眼睛。

是等着饿死？还是当强盗？对，当强盗，当强盗去！我握紧了拳头。然而，我做得了强盗吗？提刀提械，翻墙越屋，恫吓着人家把钱拿出来，我能有这样的胆量吗？这是很成疑问的……我是个卑怯的人……干这种事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那将是一场没有价值的悲剧，盲目的冒险！这种时候，所谓老谋深算，往往会掩盖自己的卑怯，甚至助长它。那怎么办呢？什么都不干吗？怎么活下去？要闯一闯时代的痛苦之渊的决心哪里去了？卑怯心理比智慧的教诲更来得强烈。我卑怯，没出息！难道就这样下去不成么？有一会工夫我停止了一切思索，接着猛然握紧拳头跳起来，我下了狠心：当强盗去！当强盗去！

整个房子好象都在晃动。我一眼看见插在火炉上的捅火的铁棍，一个念头闪电一样冲上脑海：拿上它……不，还是去拿厨房里的那把菜刀……我正想冲出去，睡在门口的妻子吃了一惊，睁圆了眼睛问：

"啊，你怎么啦？我还以为你说胡话呢，怎么坐起来了……"

"没什么，没什么，一时睡不着。"

"这怎么办呢？"

"你睡吧，我这就睡。"

我又躺下来，仍然握着拳头，在心里呼喊着：当强盗，去当强盗！先到哪里去好呢？对，到隔壁家去！跳过

那道砖墙，冲进厢房，用刀逼着他们把钱交出来……然后越墙出来，先逃进山里躲一躲再回家……我的思绪停了一会，又觉得现在还不是行动的时候，等养好了病，身体恢复了……

夜，黑漆漆的。也许是月亮快升起来了，东方天空的云隙间透出了亮光。走在黑糊糊的路上，可以看见高墙的模模糊糊的轮廓；路旁的青山，山脚下的松树，宛如一幅水墨画。啊，如果今天夜里没有月亮……我这样想着，月亮升起前的那点光亮突然被乌云遮住，四周立刻黑了下来。

这真是太好了！我想跳墙，又担心那月亮会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不过还是爬上了墙头。握在左手的刀碰在墙上，只听"喤啷"一声，我的心猛地一沉。我趴在墙头上，向院子里张望，发现隔着两三间房子的另一间房子的拐角处亮着电灯，不过却照不到墙这边来。

那里正是厢房。我轻手轻脚地跳下来，幸好没有发出响声，我的心却跳得很厉害；同时，总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扯着我，直往身上刺。我用手摸摸，原来是花枝，可能是带刺的蔓生蔷薇。我把挂住衣服的枝条扯开，把左手里的刀换到右手上，轻轻地移动着脚步。刚走进后院，突然"当当当"地响了几声，吓得我立刻停住脚步，心里"突突突"地跳个不住。我仔细听听，原来是时钟打点的声音。时间大约已是夜里三点钟了。我走到房角处，把身子

隐蔽在黑影里，只伸出头来向里窥视。旁边是一间大厢房，里边亮着灯，隔扇门半掩半开。别的屋里都熄了灯，只有下房的灯挂在外边，就是刚才在墙头上看见的灯光。我悄悄地向前跨进一步，继续向屋里窥视。炕头上睡着一个老头，身上盖着一条薄被，旁边放着便盆和烟缸，看样子他是这家的主人。罩着一个大灯罩的电灯，吊在屋子的正中。我快步向前，想去开门。门是开着的，没有关。

我很快地进了屋，把刀尖对着躺在那里的人。那人睁开眼睛，浑身哆嗦着坐了起来，二话没说，开了壁橱，端出一个小钱柜来，然后用颤抖的手把它打开，取出一叠又一叠的十元一张的钞票。我塞满了衣袋也没有装完，又在裤筒里塞了一些才跑出来。抬头一看，刚才的那座墙不见了，眼前是一条大路，明晃晃的，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

“糟了，天大亮了！”我说着，心急慌乱地把刀一扔，想马上逃走，可是腿不听使唤，迈不开步子。这时，身后传来嘈杂的人声，一个巡警向我跑来。我又捡起刀，向巡警刺去，他倒下了。接着，又跑来无数的巡警。我正挥刀准备抵抗，忽然有人从我背后猛地一击，我向前栽倒下去。几个巡警扑上来正要抓我，我“哎哟”大叫一声，睁开眼睛，出了一身冷汗。

灯光依然亮着，母女三人躺在炕上，背负着未知的命运睡得正甜；黑夜包围着她们，象慈母，又象恶魔，象爱抚，又象预示着什么。原来是一场噩梦。夜真长啊！

一九二五，二，一

致 R 君

第一封信

自从上次见到你，又过去两个星期了。身体健康吗？文章写得多不多？我已经从原先那间牢房移到北边最尽头的一间房子里来了。这间房子虽说也不见其好，但总不象先前的那间牢房连昼长的夏季也整天看不到一丝阳光。可能因为现在住的是间角房，每当落日运行到西山山顶时，阳光好不容易从窗口斜透进来，象个大圆盘似地投射在室内的地面上，停留大约十分钟的光景。这十分钟的阳光，是生活在光明世界的人难以想象的珍贵呢！我每天到运动场去放一次风，在出去之前静静地坐在屋子里享受一下阳光的照射，这还是第一次。我是感到多么新鲜啊！说得更确切些，是激动！你看，一个同我关在一起的犯人，竟跑过去用手抚摸起阳光来了！可想而知，这人和我一样，已经在黑暗中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近来，你还能遇到我家里的人吗？我曾对你说过，前些日子在你来看我之前，我的母亲来探望过我。我的妻子照例每星期来一次，在我转移监房的那天，恰好她又来

了。她总是说家里的人都平安无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看来她没有对我说实话。其实，家中境况的好坏，我即使知道了也无济于事，而且也不想知道。不过，有时总不免还要惦记着她们。

你单身一人，也过着时饥时饱的日子，可是你为我的家属操了不少心。其实，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前些天，我再三嘱咐我的母亲和妻子，说有吃的也罢，没吃的也罢，都搬到乡下去住，不要挂念我，不要留在我的身边。但是他们怎么也不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不至于判我十年徒刑，最多六七年，最少四五年。她们有什么必要只是为了不时来见我一面留在汉城呢？即使是讨饭，也还是到乡下去好，我最好不要看见她们那可怜的样子。在昨天放风的时间，我从窗洞里往外看了一眼，偶然发现同监坐牢的C君从我眼前走过。当然，你是经常来监狱和我会面的，但是当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时，着实使我大吃一惊，眼珠子象是都要跳出来了。这时，我才发觉自己的神经是极度地衰弱了。我虽然知道他住的地方和我只隔五六间房子，可也只是在三四个月前这样看到过他一次。C君的身体已虚弱到极点。上个月我还在同样的情况下看到了R君。此外如H君、M君和另外的许多朋友都在什么地方，我一点也不知道，尽管我们都被关在同一座监狱里……还有……唉，就此住笔吧。

第二封信

复信收到了。你借给我的书也读过了。可是，这类书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倒宁愿用默想或静坐来消磨时间。开始默想时，心里很乱，静不下来，究其原因，大概不外是饥饿的折磨和家事的烦心；此外，还有更恼人的精神抑郁症。这些都使我难以忍受。但是日子久了，也就渐渐平静下来。时间使我的心肠变硬，饥饿的折磨似乎也不存在了，现在已经能静下心来沉思默想。不过，有时候烦恼也会突然袭来，那痛苦依然是难以忍受的。

听说我母亲在别人家帮工，因为身体不好又回家来了？想来是她老人家年迈力衰，愁劳过度，得了病吧？

朋友，在平常的时候，父母妻子无论怎样苦，我总还能照顾他们，而如今眼看着她们处于悽惨的境遇，又要忍耐着活下去，你想想看，那心情该是……我觉得母亲真有说不出的可怜，还有我的小妹妹……说起来，我更可怜这个小妹妹。小小的年纪，忍饥挨饿，到了入学的年龄也进不了学校。我入狱以后一次也没见过她，你接到信，请尽快带她来让我看看吧！我知道，这样做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残酷的，但我狠着心也要看看她那可怜的模样……

不久前，我的妻子来探望我，说第二天要到一家橡胶厂去做工，月薪是十多元钱，以后就不能经常来看我了；还说某电影株式会社要她去当演员，收入相当可观，但是

她拒绝了。她的容貌并不漂亮，也许因为年轻，还有点迷人之处吧！前些时候她患了一场重病，看来还没有完全好，到那种工厂做工，天知道会落个什么结果！我本来是不愿讲这些忧虑和废话的，不知怎的竟不期然而然地流出了笔端。

我不是那种轻易为感情所动的人。记得你以前曾经这样说我："你这样刚强的人，只是对妻子太软弱了。"人们常说猛虎般的男子汉也会被女人迷住的，所以你那样说也并不奇怪，不过我却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如果你了解了我们所谓夫妻的"内幕"的话……由于我至今没有对你说过我们夫妇结合的经过，自然容易对我的所为感到迷惑不解。我不知何时才能出狱，现在让我借此机会，对你讲一讲我们夫妻结合的来龙去脉和我这几年的经历吧。

那是我去××郡教堂担任助教士和教会附属小学教员时候的事情。当时正是己未运动①末期，即使是这样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也因为有大批男女学生涌进来，而不得不增添教员，特别是女教员。从汉城请来的有一位叫H的教员和另外一位男教员。一向沉寂、冷落的学校，随着一些男女教员的到来，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了。一向不大问事的牧师即校长，神经尤其过敏，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那些男女教员，据说是怕闹出所谓伤风败俗的丑事；对我的态度，也莫名其妙的严厉起来。其实，我对女教员宋玛利亚，不用说谈不上爱情，也怀疑世界上会有别的什么男人愿

① 指1919年"三·一"反日爱国运动。

意和这样的女人谈恋爱。每逢人多热闹的场合，她总是缩在一边不言不语，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连笑一下也显得那么勉强。她的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凄苦的神情，只有从受折磨的使女和受气的儿媳妇身上才能看到。可想而知，她的这种举止和性格，必定是在一个不幸的环境中养成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孤儿院长大、靠教会资助念书的）。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平时也不怎么去理会她，可是这个女人对任何事情都寡言少语的态度和面容呆滞的沉默，几个月后却在我的心里留下较深的印象。

那个名叫H的青年教员，喜欢文学，读了不少英国文学作品，言语间常流露着感伤情绪，并常常对宋玛利亚表现出同情态度。也许是缺少感情安慰的宋玛利亚为他所吸引，有时两人坐在一起谈论些什么。阴险而目光敏锐的牧师很快便觉察到了，对他们两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

有一天放学后，牧师把我、H和宋玛利亚叫去，声色俱厉地说：

"我们这个学校是神圣的教会学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如果闹出丑闻来，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们不能容忍H和宋玛利亚的行为，应当开除，离开这个学校。你（指我）是首席教员，也不无责任吧？"

宋玛利亚习惯地蹲缩在一个角落里，身子颤抖着，脸色发青。H涨红着脸，含着眼泪说：

"牧师先生，我和宋玛利亚绝无那种事情。昨天晚上，我确实到宋玛利亚那里坐了一会，但我敢向上帝发

誓，我们之间没有暧昧关系。”

宋玛利亚也战战兢兢地开口说：

“向上帝发誓，没有……”说着，她哭倒在地。

我从两人的接触中，并看不出什么越轨行为，认为他们是冤枉的，便说：

“牧师先生，看来好象还不能断定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牧师用猫盯老鼠的目光望着宋玛利亚：

“不能断定？不行，必须开除！”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不久前听到的事情：七个多月前牧师死了老婆，宋玛利亚刚一到校，就开始打她的主意，前不久还暗暗透露出想要和她结婚的意思，但不知为什么被宋玛利亚拒绝了。

“牧师先生，您不能冤枉人！”宋玛利亚支起身子，用愤恨的目光望着牧师说。

“什么，我冤枉人？”牧师暴跳如雷，大声叫起来。

我看出牧师完全是由嫉生恨，意在报复，不禁有些生气，便说：

“牧师先生，您说他们的关系不正常，也只是猜测。再说，男女间的正当恋爱又有什么不对呢？”

“正当恋爱？男女私通，是十戒中的一戒，这首先就违背了上帝的意旨！”

“我认为除了奸淫，正当的恋爱并不违背上帝的意旨。如果圣经上把恋爱和奸淫混为一谈，圣经就应当废掉

重写。”

牧师被我说得瞠目结舌，过了很久一会才说：

“哼，这种人比新教徒还坏！别无他法，只有开除！”

“开除？不行！牧师先生才是犯了这种罪的人！”

“你说什么？你等着，看我会不会开除你们！”

这时，一个小听差走进来，报告说郡首老爷来访，牧师才匆匆出去迎接客人了。

从此我辞去了教会劝教士和教员的职务，叛了教，住在目前和我关在一起的邻村C君的家里。

经传教士和几个职员的说情，开除H和宋玛利亚的事便没有再提。但是，H君不久还是离开了学校到别处去了。很久以后的一天夜里，宋玛利亚忽然来找我，什么话也不说，坐一会就走了。又过了两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透露出求爱的意思。那时我丝毫也不觉得她有什么迷人之处，被这样一个女人爱上反而感到有些不快。她又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我一封也没有回答。她也许认为没有希望了吧，竟说出如果我不爱她就要寻死的话来。事情这样严重，我也有些心动了，想写信安慰她几句，再一想又觉不妥，便没有动笔。六七天后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又接到她一封信。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简直象一封遗书，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就要到死亡的国度里去了。”我想我们之间并无太深的关系，只是写了几封信，竟要寻死起来，这算怎么回事呢？真是一个见识短浅、心胸狭窄的女人！“难道她真的会死吗？”我自言自语地说，精神

突然紧张起来。我向外跑去，准备到教堂近处去看看。教堂台阶的前面聚着一群人，叽叽咕咕地议论着什么。我正想避开他们，绕着过去，曾在一起教过书的一个教员走到我的身边说：

“好久不见了。我告诉你，宋玛利亚服毒自杀，发现后送进医院去了。我想这可能是为了你吧？”

我的心猛地一沉，忙问：

“情况怎么样了？生命……”

“听说没有死，究竟如何不清楚，还是早晨发生的事情。”

我没再多说，直奔医院。我也顾不得许多男女教徒在场，站在离宋玛利亚不远的地方望着。她仍处于昏迷状态，方形的脸如同一张摊开的白纸。这时，恰好医生从我的身旁走过，我问：

“病人不会死吧？”

“要过一会才能知道。”

我后退几步，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为了我的缘故这个可怜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我真想跑过去握住她的手，但我克制住了感情，我还愿意在那里多站一会。这时她的嘴唇痉挛似地颤动起来，微微摇着头，痛苦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头去。随着她的一声长叹，人们也都放心地舒了口气。病人的叹息不是有意识的，而我的心却象被什么东西震动了一下，一阵紧缩。

过了一会，医生来了，给病人简单地诊断了一下之

后，确认已经没有危险，人们才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去。我觉得没有理由再无聊地呆在那里等她苏醒，也走了出来，但我心里总象压着一块沉重的东西，时时地往下堕着。

当天晚上我又去了，见她的精神已经恢复，不顾当着众人的面，走上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用弥漫着迷雾似的眼睛盯着我，仿佛想要看到我的心里去。是诅咒的眼光？哀怨的眼光？还是怀疑的眼光？映入我眼睛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表情！“我可怜你，我爱你”，我怀着从深沉的意识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感情，望着她的眼睛。两个人的视线相遇了，在两目相对的狭小的空间，仿佛升起了一道彩虹。

“玛利亚，很对不起你，请相信我的心吧！”

她转过脸，仍用怀疑的眼神对我望着，好象在问：是真的吗？接着又闭上眼睛，把脸转了过去，长串的泪水顺着她的双颊流下来，在灯光下闪烁。我又一次握住了她的手……

她出院后，被学校开除，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得到了这个并不满意的爱人，不愿再留在朝鲜，带着她一同渡洋到东京去了。

东京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但是却给我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折，确切地说是思想的转折。当时的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如同滚沸的开水一样到处漫延，我

又是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以我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是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我集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我们的宣传运动。啊，我的朋友，在一个人步入新的生活、踏上真理的道路的时候，那种激动和热情，是别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同志的爱、信任和步入集会场所时的激动更伟大的感情了，无论怎样可怕的社会罪恶，好象都将被这炽烈的火焰焚烧干净！说起来，这也许是东京时代一时的狂热吧！在由宣传活动转入实际行动的时候，我对曾经信赖过的几个同志感到失望和幻灭了。这些人身上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意志薄弱而又怀有野心，我不能不对他们产生憎恶之心。当然，在我的同志中也有一向诚实、勤奋、勇往直前的人，如现在和我关在一起的C君。不知道我是不是过于轻率，从那时起，我怀疑一切人，憎恨一切人；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思想上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恨不能见人就杀，毁灭掉一切。我发现我和别人一样有弱点，有不纯的思想，我也憎恨我自己。我怒视着宇宙的一切，这是一个极危险的所在，一不经心就会跌跤，走上不可挽回的堕落道路。但是，我不欺骗人，时时要求自己诚实地去奋斗，不止步地前进。

这期间，听人说我的所谓妻子又有了新爱。其实她是一个很愚蠢的人，什么也不懂，怎么会理解我这样的人呢？我对她自然更厌恶了。

干一天活，吃一天饭，这是我们夫妻当时的生活境

况。一天，我忽然不高兴起来，日落后拿到工钱，顺路进了酒馆，和我的那些工友们一起吃喝玩乐，直到深夜才回家。妻子连晚饭也没有吃上，缩着身子躺在房角里。看了这情景，我又觉得她非常可怜，跑过去抱她，脸对脸地吻她。这样的戏，不几天照例就会演一次。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应当行动起来，加入了地下革命团体。可是，在我们正计划进行某项工作的时候被抓进了东京监狱。

我入狱以后，妻子只身一人无法在东京生活，回到朝鲜去了。她每月至少会给我写三四封信，述说她生活的痛苦和对我的担心，每封信上都写了许多想念我的话。随着一封封的来信，我孤寂的心又开始产生对生活的依恋，也越来越怀念她，为她的生活忧心，好象又重新堕入了情网。我心急如焚，盼望早脱囹圄去和她团聚。

人这种动物，随着境遇的变迁，感情竟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么？

我一出东京监狱，便匆匆回到故乡，去看望住在外祖母家的母亲。据说妻子因为精神无所寄托，时而到汉城，时而回乡下，前不久回家住了几个月，又不知去向了。然而我却听到一个使我大为吃惊的消息，母亲告诉我说："她怀孕八九个月了，挺着大肚子又不知到哪里去了。"

"怀孕了？不会的，可能是什么病吧？"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她会怀孕。

"不，是怀孕了。起初我也疑疑惑惑，去问她，兴许

因为是头次怀胎，她不好意思说，还想瞒我呢！你想女人能不知道女人的事情吗？算算从东京回来的日子，是没有错的。”

听了这些话，我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涌，头脑发涨，胸中升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妒火。母亲计算的日子没有错，但我心里明白，我们夫妻已经有一年四个月没有同居了。从最近的情况看，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她的信，就更令人犯疑。我问母亲：

“她没说去哪里了吗？”

“说去××，离这里不远，可连个信也没捎来过，也许不在那里。”

我不顾母亲的挽留，当即动身到T车站探询她的下落。有人说她一个月前去了××，以后就不清楚了。我又决定前往汉城，坐在火车上一路想着心思：她平素为人还算老实，无论怎样的诱惑……不过女人总是软弱的，再说她又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如今她在哪里呢？怎么会堕入那种诱惑？她也许已经感到后悔，觉得没脸见我了吧？又会不会因为害怕而……想到这里，我心里起了一阵恐惧：她该不是偷偷跑到什么地方自杀了吧？啊，真的！我开始想象她临死前的情景，觉得她非常可怜。快到汉城去，会打听到她的下落的！我这样坚信。

可是到了汉城，到处找遍了也不见她的影子。我想，在朝鲜可能再也找不到她了，思念亡人的悲伤强烈地袭上心头。过了十多天，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想着她可

怜的遭遇，心里正在难受，听见有人来找我，伸头向门外一看：站在门外的不正是她么？刹那间我感到一阵憎恶，想一脚把她踢死。我向她射去的目光，肯定也是露着杀气的。我没有理睬她，转身坐下来。她踉踉跄跄地追到屋里，仆倒在炕上，抱着我的膝盖痛哭。我几次推开她挨在我身上的手，冷峻地说：

"不许你的手碰我！"

她仍旧哭着把手伸过来，我用脚狠狠地把她踢开。

她跑到房角里，一面放声哭着，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我早……早就……想死了……只是……想再看看你……哪怕见上一面……"

"有什么可见的！"

"我不想自己……就是死，也情愿死在你……你的手里。"

"你想要我杀死你？让我的手沾上你肮脏的血？哼！"

我大声地说完，跑出去了。外面很黑，我一直走到塔洞公园，在一块木板上坐下来，低头俯视地下。不知过了多久，又想到她可能寻死，狠狠心想："死了活该！"可是想想人死的样子，又心软了。我的感情真是瞬息万变，一会恨她，一会又可怜她。

"不能让她死！"这是我最后的结论，立刻站起身来。

我这才发觉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回到住处，果然她已不在，房里留下一封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有些

模糊：

> 我不再奢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只要你在听到我的死讯时宽恕了我，便死而无憾了。我不会再让你看到你所厌恶的这个女人。

这时，我记起从巷口进来时，看见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影在路灯下一闪而过。或许那就是她吧？我出去问了问房东的孩子，说她刚走了不久。我立刻顺着巷子追了出去，跑了一阵，见一个象精神失常又象醉汉的人，歪歪斜斜地朝巷口走着。果然是她！可能由于神经错乱，又即将临产，走路的样子显得十分艰难。我跑上前去，一把抱住她说：

“回去吧，我宽恕你了……”

我不由分说地把她拖回到住处。

她依然哭着，说无论如何也不想再活下去了。我真不知道她会哭到什么时候，一面劝她说永远会原谅她，一面自己也难过起来，抱住她哭了。但是，夫妻关系处于这样的状况，人的感情又怎么能受得了呢？坦率地说，以后的一段日子，我经历了平生最大的精神痛苦。我每看见她挺着大肚子躺在我的身边就感到厌恶，恨不能拿刀杀了她；有时用脚狠狠地踢她一顿，跑出门去；可是很快又可怜她，忍不住跑回到住处，抱她，亲她。这样的事常常一天重复好几次。如果说要用比喻来形容我当时的感情，那就如同站立在一个巍峩的山峰上，一面背阴，一面朝阳，转瞬之

间便是阴阳两界的变化。有时候我真想把敏锐的神经都一根根斩断！不，不行！我还想试试人的感情究竟能承受多大的痛苦哩！每当可怕的感情将爆发时，我便强制自己坐下来，凝视可怕的人生和眼前这个可恨而肮脏的女人。

我感情上更大的变化，不想在这里多说了，留给你去想象吧。后来她生了一个男孩，母子平安。从此，我的感情也不象以往那样变化无常，对过去的一切，只留下一点记忆，如同在梦中站立在摇摇欲坠的塔尖上，面临绝境而又化险为夷。我们夫妻过去的经历，大致如此。至于我入狱的事，你是完全清楚的。拉拉杂杂写了许多，不再写了。

我同房的难友，前几天搬进了别的牢房。阳光射进来的越来越少，不久可能连这点阳光也会消失的。

第 三 封 信

日前，你和我母亲一起来看我，因为母亲和我谈话超过了时间，你没见到我就走了。可能是因为最后一次来看我，母亲的样子令人看了可怜，我回到牢房，一整天心绪不佳。只有她远远离开这个地方，不再让我看见，我的心情才会轻松下来。

妻子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来看我，连封信也没写；即使因为忙来不了，难道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么？实在令人费解。也许又变了心吧？变了心又怎么样……

我的朋友，人心，特别是女人的心，更进一步说世界上所谓的真理，简直让人不知道哪些该相信，哪些不该相信。意志，对任何人来说当然都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懦弱的男人或女人，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它。意志产生于诚实之中，即诚实产生意志，意志又产生坚强的信念。这样说也许过于含混，说明白了，那就是不相信他人，只相信自己。诚实的自我，在怀着坚定的意志去进行战斗的过程中，能获得伟大的信念。

简单地说来，我的经验是：只要凭着自己的良心，不停顿地前进，哪怕脚步软弱无力，时时跌跤，在经历了长期战斗之后，骨头也会硬起来的。这次我为那件事被抓进警察署，受到严刑拷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我也绝不想欺骗自己。

我的朋友，你只要想想猫捉弄老鼠的情景，就会想象到我的遭遇，就会不寒而慄。我认为只有带着满身的血迹从死亡的深渊中冲出来的人，才配谈真理、讲信念；凭着空想和在书桌上得来的知识去探索人生的真理和信念，是万万不行的。

此刻，我觉得我的心是充实的，凭着这一点，不管今后遇到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都不会有丝毫的畏惧。不想多写了。早晚的天气渐渐转凉，看来时令已进入了秋季。

第四封信

我在宣判后走出来，看见你和一些人站在法庭门前的路旁。这是一个月前的事了。这期间，我虽然接到了你的来信，不知为什么总懒于提笔作复，也可以说是久不通讯问了。开始我连这封信也不想写，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想再给你写几句话。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妻子终于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虽不象过去那样气愤，但一连几天仍抑制不住心中的不快。现在已经释然，但愿她走后生活美满。请相信这是我的真心话。她临走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 我又到H那里去了。我至死也忘不了你，死也难以报答你的恩情，但是我不能负H，不能不到他那里去。你忘掉我吧，只当我已经死了。

是的，她到H那里去了。不知你是否认识H？就是她初恋的那个男人，我在过去的信里曾经提到过。我被关在东京监狱时，他们两人同居了一个多月。初恋是很有魅力的。她到了H那里，也许要比和我在一起快活得多。她是高高兴兴地走的。

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茫然地凝望着浮现在眼前的往日的一切，心中坦然，一无牵挂，全身充满新的力量。我知道，任何时候都不欺骗自己，诚实地生活，是最

伟大不过的，而且我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信念付诸行动的自信。如果我五年刑满，能够出狱，我会比以往更勇敢、坚强地活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在短短的时间内有这样的变化感到高兴！最后，我祝愿那个走了的女人幸福。就此搁笔。

一九二六，二

乡村的人们

一

早晨，圆坐垫般的火红的太阳，披着燃烧的霞光，升起在田野东面的山顶。这景象，仿佛是一种可怕的预示：这个世界将会变成“火”的世界……濒于枯萎的夏季的广大生物，都向它注视着，颤慄着。

“要遭劫了，人都会死绝的！”

田野里的人们，开口闭口都说着这句同样的话。

光明的恐怖——白色的恐怖，今天又降临了。日已偏午，不用说田里的庄稼，连路旁的杂草，溪边的草丛，山上的茅草，也都枯萎了；有些地方，象晚秋的草地，一片枯黄。树叶也开始干焦了。

一条长长的干涸了的河川，从十里长野的中心穿过，象一条扭扭曲曲地躺在那里的蟒蛇。

北望山从西到东把整个原野的北部屏障起来；山包上除了有几株小树，几乎都是光秃秃的，赤红的山包象一丝不挂的人的脊背，看了令人心酸。火一般的阳光烤着南山坡，红土象被烤熟了一样，越发显得红了。烈日如火，天上喷射下来的热气和地上蒸发出来的热气汇合在一起，笼

罩着山野，连不时被风吹动的树叶子，也象是在发抖。

干旱已经持续一个半月了，除靠近快要干涸的贮水池的田角里，或过去戽水灌田的井旁的洼处，所有的农田都泛起了白碱，有些地方干得裂了缝。稻穗干瘪了，象铺满在地上的干柴，碰到一个火星便会燃烧起来。今年的庄稼是绝无指望了！

有的农民还不肯死心，头戴斗笠，手拄铁铲，伫立在田塍上望着水田发愣。虽然从远处看不真切，但可以想象出他们棕色的浮肿的脸，深陷的眼睛和无言中痛苦的表情。有的年老的妇女伸开两腿坐在那里，捶打着田塍嚎啕痛哭。从田里的水开始减少的时候起人们就担心，现在更是心焦如焚；望着枯死的稻穗，就象父母望着自己垂死的孩子，简直快发疯了。

“不下雨，干脆下火吧！”愤怒的人们中有的人这样喊。

孤单单地立在村前的一棵老榉树，也目睹着田野上的凄惨景象；树干有好几抱那么粗，枝叶向四面铺展着，遮出很大的一片树荫，仿佛在诉说这座古老村庄的历史。往年农事繁忙的季节，只有那些好逸恶劳的浪荡子才会聚集到树荫下来，下棋、赌博，消磨掉漫长的时光。可是，现在到这里来的竟是那些年富力壮的庄稼汉！他们满面愁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对旱灾的忧心成了他们最大的话题。岂止是忧心？他们已经预感到灾年即将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每一颗心都在颤抖！人处在恐怖中的时候，是最

愿意聚到一起的。

“难道灾年就这样注定了么？”

说这话的是从前当过村官的李不良。他生长在乡村而对种地却一窍不通，只知道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他当村官的那些年，专干诈骗、勒索百姓的勾当，所以得了个“不良”的绰号；现在不当村官了，变成了一个浮浪汉，只好降下身份和农民交往。

“灾年是注定了，要是现在就下一场雨，除了枯死的，也许多少还能救活一些，哪怕一斗落① 地只收几斗粮食……”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认真地说。他头上盘着一个辣椒髻，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慢慢地扇着。

“几斗粮食能吃几天，又能救活几个人呢？救一时之急罢了。”一个外号叫眨巴眼的中年人说。他夏天卖甜瓜，冬天卖柴，在这一带地方是出了名的。

“说来说去，还是活不成！”一个年岁和眨巴眼相仿，发髻盘了三圈的人说。

“哼，早知道这样，今年就不种地了！耕地、播种、锄草……收不到粮食，倒白搭上了酒饭……”眨巴眼咂着嘴说。

“光坐在这里发愁有什么用？”年过半百的老人又说了一句。他在烟袋锅里装好了烟，打起早已不时兴的火镰，把烟点着，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

① 播种一斗种籽的土地面积。

“难道都该饿死不成？找个地方去卖苦力，也得活下去呀！”一个麻脸青年说。他从岭南来到这里当长工才一两年，说话带着岭南口音。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时而吵吵嚷嚷，时而沉默不语。

“干脆到日本去吧！”

“到日本去？去了回来的人又怎么样？虽说能挣几个钱，可稍微出一点差错，你们知道会怎么样吗？他们把人弄到监狱一样的地方关起来，给几个钱，给点吃的，逼着你给他们卖命干活。只要进去，就别想轻易出来！”

“哪里能想到是这样呢？我也听说一不留神就得遭殃。”一个光棍汉接过了话碴。他一直听别人议论，自己没有说话。这小伙子浑身是劲，相貌也很周正，只是二十四五岁了还没能娶上媳妇，所以梳着童子头，头上缠了条白麻巾，活象一棵老韭菜，让人看着都觉得刺眼。可是，村里一个粮食满仓的大户人家的娃娃，才十三四岁，就拢起了头，当了新郎。这也是不开化社会的一种不寻常的灾难。

“前年去间岛的依粉她爹天宝，给他邻村的堂叔来了信，说那里今年不旱，庄稼长势好……到那里去怎么样呢？”

“到了间岛日子就好过了吗？听说那里的官府和地主更凶！去了的人到处被撵来撵去的，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哼，我们朝鲜人当真无路可走，没活命的地方啦？”一个含满悲愤的声音喊起来。

围坐成一圈的人们，都垂着头，默默地望着地下，一双双沉思的眼睛，流露出深重的忧虑和痛苦的神色。

过了很长一会，有人打破了沉默：

“娘的！象从前的义兵那样，造反……”

“等着看吧，人饿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天打雷劈了那些该杀的吧！”

“你们看，庄稼都快晒焦了！”一个人抬头望望田野，声音嘶哑地说。

大家不约而同地抬头向田野望去，皱着眉头，强忍着心中的悲哀，暂时忘却了的恐怖又向他们袭来。

“天哪！”老人在喊。

“旱死吧，都旱死才好哩！看人能忍耐到什么时候！”年轻人叫喊的声音。

又是一阵痛苦的沉默。

“间岛……间岛……还是去间岛吧！跟依粉家一起去间岛的音田家，听说又向内地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一点消息也没有吗？”一个坐在一旁画棋盘的青年问道。

“没有——”眨巴眼回答，声音拖得很长，象是为那些一去无音讯的人发出的一声长叹。

“三年……三年了！”青年也感伤地说，向对面的山路望去；接着他骂了一句什么，低下头俯视地面，眼睛里和脸上充满着悲伤的神情。是埋在他心底的甜蜜的梦又重现了吧？是他又怀念起那个名叫音田的少女了吧？

这时，一串牛车出现在村前的大路上，一辆、两辆、三辆……牛喘着气，拖着沉重的车子向前走着。

“那是拉的什么？是稻子吗？”麻脸青年用岭南口音问赶车人。

“大米。”赶车人一面回答，一面甩起鞭子“啪啪”地拍打着牛背。

“谁家的大米？”

没等赶车人回答，用一根铁丝挖烟袋锅的“三盘髻”先搭了腔：

“那还用问，金昌奉家的呗！”

“金昌奉什么时候成大富翁了？”一直紧锁眉头没有说话的元甫开了口。他跑过金矿，到过大地方，连发髻也剃掉了。

“哼，人家怎么能不成大富翁？父子两人都会坑害人，从去年起开始放债，现在又当上了东拓株式会社的管账先生，又有势力，能不富吗……虽说古时候的五分税、两班那一套没有了，可如今的什么郡厅呀，株式会社呀，宪兵所呀，更要人的命！”元甫的朋友说。

“该千杀的！听说他们父子俩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

“心狠手辣才能积钱哩！人家当了强盗，有法律保护着，咱们穷人走投无路，当了强盗，只有被人捉去杀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元甫说。

几个人深有同感，不约而同地说：

“这话一点不假！”

“咱们连大麦芒也吃不上，脸都浮肿了。”

“可有些家伙一车车地买米！”元甫的朋友——一个身材矮小壮实的人说。

“只要能把那些家伙的粮食抢来吃饱肚子，别管用什么办法，去抢他们的！”这是元甫的话。

“唉，唉，你这话就不对了。”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叹息着说。他象一只五六月里孵小鸡的老母鸡，耐不住炙人的炎热，一动不动地缩起身子坐在那里。

“不对？有什么不对？人快饿死的时候，去抢有钱人的东西，我看是正大光明！空要脸面，只有饿死！”元甫反驳说。

“你这样说是亏理的。富人，穷人，各有各的八字，各有各的命。”

站在老头一边说这话的是个以卖鱼为生的青年。

“什么？各有各的八字？”元甫反问了一句。他说话本来有些结巴，为了让人信服他的主张，费很大的劲说了一长串话，涨得满脸通红，脖子上暴起一条条的青筋。谁知人家还是不服输，一个劲地反驳他；争执了很久，老头和元甫都动起感情，吵了一架。

老头说：

“你这人不讲理，心也毒。有了这样的心肠，连命中注定的福也享不到！”

元甫不愿再听他的，站起身来，向村中的一条巷子里

走去。

人们又陷入痛苦的沉默中。

二

元甫走进巷子不久，从一座破破烂烂的茅屋里传出吵闹声，接着又听见女人的哭声。

“又吵架了！”

“元甫天天都惹他可怜的老娘生气。”

大家又议论起元甫的家事。哭声越来越大，元甫的朋友也进去了。

元甫年过七旬的老母坐在小过道的席子上，一面伤心地痛哭一面说：

“你这个不孝子，闹吧，怕折磨不死你两天没吃饭的老娘！一点点田被你荡光了，把娘扔在一边，死活不管。一个人跑出去逛荡了几年，回到家来还是东游西逛，折磨我，气我……我饿着肚子给人家做工，挣来点钱买了一只小猪，也叫你卖掉喝酒了……我快饿死了，你可怜过吗？连假情假义的话也没有说过一句……小孙女也病得眼看没了命，你买过一分钱的药没有？我实在没了法子，才想到向金昌奉家去借钱，谁知人家不借，我伤心得回家来哭，你又对我发脾气。这对吗？”

在她的身边，躺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也有气无力地哭着。她一身污垢，身上瘦得只剩下了骨头，皮肤象揉

皱了的旧缎子，看样子她连站起来的气力也没有了。

元甫皱起眉头，望着小女孩说：

“该死的，你快给我死了吧！”

“她有什么罪？可怜的孩子有什么罪……”母亲气愤地喊道。

“跑去向那个该杀的仇人金昌奉借钱，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哼！”

元甫站起来向外走去，踢翻了脚边的小火炉。火炉破了。

“坏东西，你把我杀了吧！”

母亲抱住了儿子的腿。元甫用力挣脱出来；母亲倒在了一边，放声地哭着。元甫只当没有看见，也不去管她。他的朋友正好进来，把他拉到村前的酒馆里去了。

不论是听别人议论，还是看他现在的行为，元甫真象是变成了一个行为不端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变的呢？

几年前，只要一提起元甫，真是人人称赞，夸他能干、勤俭、善良、耿直，又懂规矩，从不让人背后说闲话。他用打柴攒下的钱买了一头小牛，又买了点地，还租种着别人家的水田。母亲、他和年轻美貌的妻子，一家人和和睦睦，辛勤劳作，日子过得宽裕，亲友们没有不羡慕的。

三年前的夏天，干旱不雨，虽说没有今年这样严重，

但也是个少见的旱年。人们为挣水叫嚷、吵架，闹翻了脸。元甫为了浇水，常常通宵不眠。他把一条很细的水流引到田里，坐在水口子上守着，屁股下的草地被磨光了一大片。

那时候，金昌奉的儿子当着宪兵辅助员，正在得势，横行乡里。他们哪里把农民放在眼里，开了个大水口子，把水都引到自己的田里。金昌奉的儿子提了一根木棒，恫吓那些老实的百姓，强行去堵人家的水口。他得意洋洋地来到元甫看守的地方，什么话也不说，把水截断了。

元甫气得眼睛里冒火，走过去又扒开了堵住的水口。金昌奉的儿子哪肯甘休，抡起木棒朝元甫打来。元甫明明知道当时挂点职衔的人的厉害，说一句冒犯的话都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但是眼看别人夺去比生命更珍贵的水，还无理打人，就是天塌下来也不怕了。他猛地扑向金昌奉的儿子，一下把他摔到水里。两人扭作一团，又打又踢，最后才被大家拉开。可是，他回到家里不久，宪兵队里就来了两个辅助员，抓住他先打了一顿，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带走了。

先是关在拘留所，几天后转到道厅所在地××郡检查局，随即送进监狱，蹲了一年才出来。

元甫还在监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最使他伤心的事：一向信赖的妻子竟提出来要和他离婚了。她羡慕仇人金昌奉的儿子有权有势，已经和他同居。这事母亲来探监的时候就告诉他了。他听说后没有难过，只觉得这种女人可恨，所

以一被叫到裁判庭，便痛痛快快地同意了妻子离婚的要求。

从监狱回到家，只有老母亲带着妻子丢下的小女儿艰难度日，再也看不到昔日那种和睦、欢乐的气氛。妻子一走，这个家就象野猫叼走了鸡的鸡窝，空空荡荡，光景凄凉。他的精神无所寄托，开始喝酒，游逛，嫖女人。母亲说他，向他唠叨，两人就吵架。村里的人都说元甫变坏了。越是这样，他越拚命喝酒，动不动就和人吵嘴，打架。租来的地被人家收回了，自己的牛和地也卖掉吃喝了。他一回到家里，母子俩总免不了要大吵一场。

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在外面游荡了一年多，后来不知怎么想的又回来了。他出外一趟，虽说和走前有些不同，但仍然不时地和忍饥受饿的母亲闹别扭。

元甫的心确实变得越来越狠，他自己当然也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他丢了妻子，精神苦闷，而这都是金昌奉的儿子害的，可是他干了坏事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元甫开始憎恨这个该诅咒的世道和一切人，从生活到内心都起了极大的变化；挨饿，懒惰，残忍无情，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为了活命，什么危险的事他都敢干，也就是说他要活下去的欲望更强烈了。他早已把陈旧的因袭的道德观念和所谓良心抛到九天云外，复活了原始的求生的强大力量。

三

这一天元甫深夜才回家，轻轻推开歪斜的篱笆门，走

进院子。象往常一样，一到夏天人就被臭虫、跳蚤从屋里赶到过道上来，最后又被赶到院子里睡觉。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老母带着小孙女睡在院子里的身影，便在过道里蹲下来，注视着入睡的母亲。

这天是二十号，迟升的月亮也已经升到中天，照亮了半个院子。母亲的面孔浴在月光中，许是因为饥饿的缘故吧，干皱的肌肉也浮肿起来。生病的小女儿紧抱住老人的手臂，好象在睡梦中也忘不了唯一爱她的祖母。元甫望着眼前的情景，又爱怜，又厌烦，把目光移向了别处。白天踢破了的那个火炉，又绑扎好了，放在母亲的枕边，里面燃着驱蚊子的艾草，一缕细烟一条线似地向月亮升起。元甫一看见火炉，往事便闪电般地掠过脑海。从前下田干活的时候，常常在炉里燃些糠壳一类的东西，带到田里，抽烟时用来点火。想到这里，他又立刻把目光从火炉上移开，认为没有必要想那些无用的往事，极力想驱开脑子里的一切旧时的影子。可是，他带去看水口子的那把铁镐偏偏又落入视线，难以抑制的愤怒顿时冲上心头。他两眼向下俯视着，如果在白天，人们一定会看到他的眼睛里放射着多么强烈的仇恨的光！

他心绪茫然地坐了一会，装上一袋烟，到火炉上点着，又回原地坐下。他无意中抬头向厨房看了一眼，厨房门口有个黑糊糊的草帘子似的东西，旁边放着折断了的背架。他感到有些奇怪，这么穷了，怎么还没有把它劈了当柴烧呢？许是怕有什么不吉祥吧？正是这个背架，能够道

出元甫的过去——十年前到现在，至少是三年前的全部经历。

在元甫十岁或十一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中年守寡，把全副心思都放在年小的唯一的儿子身上，千辛万苦地把他养育成人。那时候，母亲给人家做工，元甫卖柴，母子二人辛辛苦苦积下了一点钱，元甫还娶了一个俊俏的媳妇，人们都夸说这是一户勤俭、忠厚的人家。

元甫成亲以后，越发勤奋了。即使是大雪纷飞的冬天，他也天不亮就起身，背上一捆柴到十里外的城里去卖。卖完了柴，总要从不多的几个钱里拿出一点来买几条干明太鱼或几两牛肉带回来，有时候给心爱的妻子买些日本蜜油呀，粉呀，针线呀这些妇女喜爱的东西；有时还会下个狠心，给妻子买点大花绸子或缎带。每逢这时候，背着空背架走在回来的路上，便忘记了寒冷，想象着把日本蜜油和粉送到妻子手上时她会多么高兴，那含笑的面容也立刻浮在眼前，这个抄起手低头走路的卖柴人，就会不由自主地独自微笑起来。如果买回来的是扎头的缎带，那是她顶喜欢的东西……乌黑油亮的头发上扎着鲜艳的缎带……这样一想，美貌的妻子就象已经站在了面前，于是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向空做了个爱抚的动作。

他到了家门口，先在门前跺跺冻僵了的脚，抖去身上的雪花，然后才走进房去。一直等他归来的妻子，总是先开门迎出来，他就悄悄地把买回来的东西塞到她的手里。妻子果然非常高兴，张开她世上少见的美丽的小口，微笑

着连声夸好，并且还要加问一句：

“哎呀，怎么才回来？”

母亲听见声音，也总是说：

“孩子，一定又冷又饿了！快给他弄饭吃。”

元甫吃完饭，便在家里打草鞋，也不出去跟别人一起喝酒。他看看母亲，望望妻子，一家人说说笑笑；有时母亲出去一会，屋里只剩夫妻俩，便趁机逗逗玩儿，开心地大笑，那真是人间快乐的日子，世上少有的乐趣！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妻子离开了他，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坏女人！”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该用红绳[1]捆起来的女人在哪里呢？难道连孩子也不想了吗？”

这时，小女儿醒来了，爬到祖母身边，叫着：

“奶奶！奶奶！”

听了这声音，元甫的心上象被针刺了一下。母亲也醒了，把小孙女搂在怀里：

“孩子，孩子，身上还疼吗？生了病，连一口水也喝不上……”

母亲声音颤抖，长长叹了一口气。

元甫心里也一阵难过，问了一句：“妈，您吃过晚饭了吗？”声音分明也在发颤。

“是你，吓我一跳……哪里有米做饭……你饿了吧？”

---

① 古时用来捆绑强盗或重罪犯人的一种捕绳。

“不……”元甫说不下去了，眼睛直瞪着前面，象是想一件什么大事，脸上露出可怕的神色。他咬紧嘴唇，下了狠心似地站起身来。

“唉，深更半夜又上哪里去呀？”

“出去走走……”元甫说着，出门走了。

第二天，比干旱更大的恐怖袭击了这个村庄。一大群宪兵和辅助员闯进村来，抓人去盘问，搜查了元甫和他那个朋友的家，抓走了所有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全村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连狗也不敢叫一声，大路上不见行人的影子。到了下午，才有几个人聚到大树下来，脸上还带着惊惶的表情，小声地议论着。据说昨天夜里强盗进了金昌奉的家，想抢钱没有抢到手，打伤了人，强盗已经被抓住了。他们都猜想着：宪兵搜查了元甫的家，昨天夜里他和他的朋友又一宿没有回来，强盗分明是他们两个人了。

这时候，一个早晨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走的年轻长工，从通向城里的大路上气喘吁吁地跑来，大声喊着：“元甫死了！”

“什么？”

“在拘留所里被吊死了！”年轻的长工说着，跑进了巷子。

接着，从巷子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一个老妇人。她是元甫的母亲。老人趔趔趄趄地从大树下走过，疯了似地声嘶力竭地喊着：“孩子……孩子……死了？你死了……元甫呀，你这个不争气的，你死了……”一面喊一面顺着通

向城里的大路——太阳落下的方向走去。

太阳渐渐地西沉了。

"元甫呀！"她倒下去，又爬起来喊着："元甫呀！"

她凄厉的声音远远地传来，她的身影渐渐地隐没在山下的阴影里了。

这年深秋的一天早晨，一群离乡背井的人，肩着包袱，背着孩子，挎着胡芦瓢，走在北望山的山路上；其中有年轻人，有老年人，有男子汉，也有女人。他们都是到间岛去谋生的难民，在翻过山岭时，一步一回头；有时站下来，失神地望一会渐渐远离了的家乡的村庄。有的女人哭肿了眼睛。元甫的母亲和她的小孙女也杂在这批逃荒的人群里。

一九二六，五

低 气 压

生活的艰辛和就业的困难，一连折磨了我好几年。从毫无价值的、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漫溢出来的倦怠，在恐怖中流荡着。越过一座恐慌的关口，是倦怠；再越过一座恐慌的关口，还是倦怠。

我象糊里糊涂地被生活的绳索牵曳着的牛马，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瞪起愤怒眼睛，回头看到自己那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真想大声地呼喊：

"这是什么生活？……要想过真正的生活，就得面对人生，猛烈地冲击那使你的生活变得毫无价值的现实，突破它，不能眼看着象拖地的狗尾巴一样的无聊岁月再日日夜夜地继续下去！如果想要做一个浪荡子，那就干脆去当颓废党。反正不是上去，就是掉下来！唉，这狗尾巴一样的生活！"

俗话说："十年熬个陵参奉"①。我好容易找到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心想生活的担子总该减轻一些了，谁知度日的困难依然挡在前面，倦怠也照旧随在后头。

十一点多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上了报社大门的

① 封建时代看守王陵的一种小官。

台阶，今天和往常一样，我是迈着厌倦的步子走来的。我两腿无力地走上二楼，推开编辑室的门进去了。

嘿，你瞧，这些古旧的陈列品早已一字儿排列在那里了！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前天还是明天，永远是这副令人望而生厌的样子……我这件宝货来得最晚！

我归了座，环顾四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面那个在政治部部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矮小，干瘦，眼睛、鼻子和嘴巴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果说他是朝鲜人，很象是一个背手而立，“咥咥”咳嗽的山沟里迂夫子；如果说他是西洋人，便是一个身材瘦小，头戴大草帽的墨西哥人；如果说他是动物，便是一只刺猬；如果说他是一件家什，便是一个小铃铛。我想，象小铃铛般滚动着生活一辈子，总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

在右边的椅子上坐着政治部长——“长”这个字就可恶——肥胖白皙的肌肉，呆滞的眼神，透着愚蠢的双颊和嘴巴，简直就是一头猪，猪中脱尽了污垢的贵族——具有子爵或男爵头衔的猪！我想，象猪那样消度岁月，实在是一桩令人可悲的事情。

此外，还有……

门“吱”地一声开了，营业局的一个职员走了进来。宽阔的肩膀，乌黑的脸孔，瘦长的身躯，跳跃的步态，活象一个拍着双手，蹦蹦跳跳，喊着“滴啦答答、滴啦答答”的玩把戏的人。他平时很可能会有这类的动作，毋宁说这更象他的性格。又不是耍把戏的木偶，老是“滴啦答

答、滴啦答答”地蹦来跳去，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些人，他们都一起蠕动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箱子般的房子里。

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都变成了扔在阴沟里的烂豆芽……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就是一个阴沟吗？尤其是这个报社……但是，如果换一个新的环境，做一番新的事业，这些豆芽就不会再是腐烂了的豆芽，而是人，是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如果一声号令说“是时候了，给我们以自由和幸福，否则，毋宁死亡！”高呼着“为了自由和平等”前进的时候，这些人的热血也会沸腾起来，他们的面前将展现出晴朗的天空！这时候，如果有人一声召唤：“在这明媚晴和的春天，在阳光普照的广阔的原野，让我们亲密无间地团聚在一起，畅饮、跳舞！”这些人一定会说：“同志，让我们相互握起手来吧！”

然而现在，这里却充满了倦怠，生活象发酵的酒糟，响着“咕嘟咕嘟”的声音，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呢？

这里没有生活。就是说，作为生活基础的经济，无论是社会的或个人的，都已经崩溃，而其他一切也都随之破灭了。

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到外地读书归来的所谓聪俊的青年，无路可走，也没有勇气和力量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使想自由地舒展一下四肢也是困难的。饥肠辘辘，无以为生，只好委屈着到这里来了。报社的情况也并不

那么美妙，薪金不按时发，生活的困难一如往日。四肢和心都僵化了，人变成了只会眨巴眼睛的活的展览品，一字儿排坐在这里。

今天，大家又在低声议论着发不发薪金的问题。自从上次领薪以来，又过去三四个月了。一个被叫作“干部通”的记者懒洋洋地走到我的前面说：

“听说今天又不发薪了！”

我本来没有心思工作，又象打瞌睡，又象沉思似地坐在那里，听了他的话，猛然一惊，下意识地抬头望了那人一眼，随即又低下头来。失望压着我的心，家事一幕幕地从眼前掠过。说实在的，早晨我临上班前还演了一幕不愉快的戏哩！

今天一大早，在我的房门口发生了一场冲突。明明屋里住着人，竟有人硬要把东西搬进来。

“这里还住着人，也不说清楚，怎么就往里搬东西！不行，你不能进来！”我把搬家的人拦在门外。

“房东让我搬来的！按月租的房子，说话还这样大的口气！”

“我不管月租不月租，只要我住在里面，你就不能搬进来！”

“等着瞧吧！”搬家的人说，转身走了。

不一会，女房东怒气冲冲地来了，大叫大嚷地说：

“租人家的房子，四个月不交房租，还有脸拦住别人

搬进来，天下有这个理吗？真是强盗心肠！”

“处在你的地位，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讲，可我要按我的情况说话。你以为这样闹，就能解决问题吗？”

“什么，按你的情况说话?这不是强盗心肠是什么?”她汽笛似地拉长了嗓门说，一面气势汹汹地朝我奔来。

我恨得真想一脚踢死她，但我毕竟还戴着所谓有教养的文化人的假面具，只好忍住了。过了一会，我说：

“我就是不搬，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完，关上门，进屋躺下了。

“哗啦”一声，门扇倒了，我的妻子和房东打了起来，还“王八”、“婊子”地互相对骂着。我躺在隔壁屋里，一动不动。东西已经搬进来了，满满地堆放在里屋和走廊上，睡在里屋的生病的母亲也被赶到隔壁屋来了。我的妻子受了欺侮，跑进来向我发气：

“要是男人有本事多挣几个钱，能让女人受欺侮吗?”

她不说我已经够心烦了，听了她的抱怨，更加生气：

“该死的女人，你不体谅我，反说这种话，真是连牛都不如！你要懂得知足，能跟我过上这样的日子还是你的幸运哩！”

妻子听我这样说，闹得更凶了。我忍不住一脚把她踢倒在地。

“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想把人踢死啊！”妻子大声喊叫起来。

妻子的叫喊声，三个孩子的哭声，母亲的叹息声，乱

成一片。

我走出来，自言自语着："唉，谁能理解这个朝鲜青年腐烂了的心灵呢？那走着的牛了解吗？这也许是调和倦怠的振奋剂吧！"

最初我尝到穷苦生活的苦味时，还当成是一种难得的生活体验，精神上似乎也确有所获；而且每当痛苦的拳头向我击来，反而认为是那样神圣，怀着虔诚的心去迎接它。但是，无休无止的折磨，终于使我的身心都萎缩了。真糟糕，陷入了萎缩下去的倦怠之中……

傍晚，我朝太平洞的长街走去，衣袋里放着三十元钱，三个月才领到的一点薪金。如果以月薪四十五元计算，三个月的薪金合起来应该是一百三十五元。即便全部领到，也还不够堵塞牙缝的，何况只有三十元！我的脑子象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在我接钱到手的时候，真想当场把它撕个粉碎，扔在地下；可是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家人的形象，她们象一群饿狗，把嘴凑在一起，等着主人回来喂它们饭吃。我想哪怕是一块钱也好，先拿去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吧！走，快回家去，找一间房子，把家搬了，再买点粮食和烧柴……然后还做什么呢？这日复一日的无聊的生活！有一次，我呆呆地望着家人吃完饭坐在那里的情景，心里说："这群恶鬼，这群吞噬着我身心的恶鬼！"这种厌恶情绪现在又突然冒出头来。对，我讨厌再看到她们那副样子！我厌倦了这种毫无快乐的生活！

我望着子河谷向前走去，来到黄土岗十字街头，脚步不由自主地转向了钟路。我要把钱都花光了再回家！

母亲的叹息，妻子的眼泪，孩子的抱怨——这三十元钱！我要把家人的眼泪都榨出来吞下去，试试我的心肠究竟有多硬……

第二天早晨，我趔趔趄趄地走在永秋门前的大路上，感到口里和鼻孔里还残留着没有消尽的酒味。进了我住的那条胡同，我放轻了脚步来到门前，悄悄地侧耳细听。里面没有一点动静。难道都死了吗？我想即使没死，恐怕也饿得爬不起来了。

我进去一看，她们不但没有饿倒，而且一个个精神很好，正坐在那里谈话，只有妻子用怀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好象是问：昨天晚上在哪里过夜的？

我抖了抖衣袋，还剩下几个钱，出去买来两斤牛肉和一点米，余下的给孩子们买了饼干。

“怎么买了这么一点米，倒买那么多肉来了？”妻子满脸喜色地说，她以为我一定拿回很多钱来。我原以为只会哭闹的孩子也有了生气，在屋子里蹦来跳去。

饭做好了，一家人吃得真香，想来肉汤的味道是很不错的。望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微笑了，近来我还是第一次露出这样的笑容来。但是，很快我的心又被忧郁笼罩，手捂着胸膛跑出门来。

天空中阴云密布，街上的行人一个个都无精打采。

真闷死人啊！在这大街上，在人们的头顶，大雨呀，快些倾泻下来吧！

一九二六，十，十四

新　乞

普照田野的春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收敛起全部光辉，黑漆漆的天空象一个锅盖，覆盖了群山，连轮廓也看不清了。上弦月悬挂在西天，仿佛是锅盖上的一个小小的破洞。在黑暗到来的黄昏时分，月亮只是虚有其名，也许比没有月亮的三十晚上略亮一些罢了。尽管已经到了开花季节，风依旧冷飕飕的，直往晚归的赶集人的夹袍里钻（这是他们穿了一个冬天的夹袍）。虽然天黑看不十分真切，但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来，他们当中有穿着坎肩，背着空背架，袖着手的人，有肩上扛着谷秤一类东西的人，还有手拿干明太鱼的人。黑簇簇的人群蠕动着，顺着从集市下来的山路，闹哄哄地向村子走来。

“这世道人心，和冰块一样凉！你没有眼睛，人家就割你的鼻子吃……人心一天比一天坏，不知道会是个什么了局？”

“了局？了局总会有的……要不生疮溃烂，要不统统完蛋……”

“你们听我说，今天我可碰到了一件气死人的事！”

“什么事？”

“唉，就是集市上的那个李主事呀！上个月打春柴

前，家里揭不开锅，请学善作保，向他借了五十两钱，讲好二分利，一个月为限。月末那天，我用卖柴的钱还了他五两利钱，以为要不要收据没什么要紧，便放心地回来了。谁知前几天他突然派人来叫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他竟横蛮无理地问我为什么本钱也不还，利钱也不给！”

“那么……”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说上个月末已经交了利钱。那家伙大嚷大叫，反倒骂我无耻、撒谎，还要我拿出收据来看。我也气了，和他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起来。这时候，从那儿路过的郑巡查进来了。当官的连这事也管，他站在李主事一边，气势汹汹地责问我借了别人的钱为什么不还？我不服这口气，问他这事和老爷有什么相干？好家伙，那巡查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这一来，李主事更神气了，瞪起大眼珠子，恶狠狠地说：当场还了钱，没有话说，不然就叫你去尝尝进驻在所的滋味！咱们庄稼人，就是不服，也只得认输啦！后来我保证今天这个集上把钱还了才算完事……”

“真是，这跟郑巡查有什么相干呢？”

“你这人，巡查还不都是巴结有钱的，坑害咱们穷人吗？你有什么办法！今天我把房契也拿去抵押给了他，身上还背着利钱，这是利上滚利呀！难道穷人都该死吗？”

“穷人的路越走越窄，只有进鬼门关……”

“常言说进了死胡同的狗，回过头来比老虎还凶……

妈的……”

“也许这个世道快完蛋了！就说咱们这个村子吧，穷人家家背着一身债，一天到晚碰到的都是愁死人的事！从前的日子，过得又富足又和睦，如今呢，都完了：半数以上的人，把房契送到别人手里抵了债；到间岛逃荒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还不都是那驴打滚的债把人给逼的吗？谁知道以后还会出什么新花样呢？”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拐向通往村子里的小道。

“看，张石家的灯亮了！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几天就回来了……就说这事吧，李主事那家伙对本家也一样刻薄，才到他家没过多久，又给撵出来了。你想，这种爱财如命、黑了心肠的人，能照顾一个残废了的孤苦伶仃的女流之辈吗？”

“可恶的东西……带着孩子，怎么过下去呢？”

“怎么过下去？不死就算不错了！”

不一会，人们来到张石家的屋旁。一户人家在路边上燃着一堆火，准备积肥。村里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在那里烤火。

“这些孩子，春天还烤火！”

一个赶集人的话刚落音，有个孩子喊着“爸爸”，从孩子群里追了上来：“怎么才回来呀？爸爸，买糖来了吗？”

别的孩子都扭过头来，羡慕地望着他。

“我爸爸刚从集上给我买来了糕！”一个孩子自豪

地说。

“我爸爸给我买了栗子！”另一个最爱炫耀自己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说。

“我叔叔给我买了糖，还买了糕！”另一个孩子也不甘示弱。

张石杂在他们中间，羡慕地望望这个，看看那个。他两手叉在腰间，缩着身子蹲在那里，鼻孔下面旧的鼻涕没干，新的鼻涕又流出来了，仿佛是融化的雪水流出的两条小溪沟。在这些孩子中间，他的样子最寒伧，头发乱蓬蓬的，象个鸟窝……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爸爸还给我买过馓子、栗子和红枣哩！”一个孩子把陈年老账也翻出来夸耀。

“谁给你算过去的事！”一个孩子嘲笑地说。

别的孩子也跟着起哄：

“谁算那个！嘻嘻，笑死人了！”

“哈哈，真可笑！”

“张石呀！”一个微弱的声音从亮着灯光的张石家里传出来，生活的折磨使这声音变得嘶哑了。

张石答应了一声，两只手插在腰带里，磨磨蹭蹭地朝家里走去。他拉开房门进了屋，母亲正坐在炕上奶着两岁的小弟弟，外屋当间的饭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汤和饭。母亲默默不语，用她那双大而黑的眼睛望着进来的张石，目光中似乎透着异乎寻常的神色，象是一种可怕的预示。六岁的张石当然是看不出什么来的，跑到饭桌前面，狼吞

虎咽地吃起来。

“妈，肉汤！”

“是妈特为买给你吃的……”

母亲说不下去了，胸中象有无数的冰块在翻滚。

“妈，肉汤好，好吃！”张石朝母亲撒娇地说，高兴得扭摆着身子。

“嗯，快吃吧，多吃一些！”母亲把声音压得很低地说，一个念头象闪电一样掠过脑海：“这是最后一次喝肉汤了，喝完就去死吧！”

啊，胸中的冰块在融解着，涨满着，就要迸发出来！最后一次……想到这里，她再受不住了，倒在炕上失声痛哭。伏在母亲膝上睡去的小弟弟也吓得哭起来。父亲去世时张石就被母亲的哭声吓坏了，虽然现在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又哭，可是他觉得很象依稀记得的当时的情景，于是也跟着哭了。一片哭声传出屋外，在低空回荡着。

过了一会，母亲坐起来，擦掉眼泪说：

“孩子，别哭……妈无缘无故地伤心，是妈不对。你快吃饭，喝汤。”

“妈，你别哭了。嗯？”张石说，好象他自己没哭过似的，又走向饭桌，喝起肉汤来，一面用手抹着眼泪。

“妈，你不吃吗？快来吃呀！”

“你快吃，妈等一会……”

她沙哑的声音在发颤，后面的话再说不下去了。她抑制着悲哀，深情而专注地望着吃得正香的孩子。

那目光——挖心般痛楚的表情——象强烈的爱克斯光线那样，仿佛能透视到儿子的全身，是一种表现出一个女人的刚强性格的目光。渐渐地，她把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向了墙壁。她异乎寻常的令人生畏的眼睛，毅然紧闭的嘴唇，似乎都在说明她已经下了某种不可动摇的决心。

“没有别的路，我们母子三人都死了吧！活着干什么呢？能活下去吗？”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都流露在她的表情上。

她和一切临死前的人一样，一生经历的种种往事，比电影还清晰地映现在脑海里：夫妇结婚时的情景；相互体贴，互相帮助，共同度过的那些不羡慕别人的幸福时光；年近三十，尚无子女的焦心；生下头胎儿子的欢乐……想着这些，她抬头看了看张石。儿子手里攥着饭勺，坐在饭桌前面打起盹来。她用柔和而深情的声音说：

“孩子，你困啦？”

在她一生中，似乎还是头一次感到儿子这样可怜和可爱！儿子“嗯”了一声，倒下去睡了，很快发出了鼾声。她扯起被角，给儿子盖好，深深地叹了口气；又下意识地伸手摇摇睡在膝上的婴儿，然后用手支着下巴，望着面前的墙壁，继续回忆往事。她知道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又禁不住不想。

从土地调查① 那一年起，不知为什么日子越来越艰难

① 日本殖民地统治当局从1910年起在朝鲜进行所谓“土地调查”，前后历时9年，掠夺朝鲜农民的土地。

起来。自家的田抵了债，能租到的田又少，生活越来越苦不说，最令人伤心的是欠了一身的债，被逼得连家当也抵押光了。后来租种的一点田被收走，丈夫和地主打了一架，被抓进了宪兵队；尤其是己未年因为参加了运动，又被抓去打得死去活来。那些时候，这个纯朴的没有知识的女人，心都碎了！

漫漫冬夜，丈夫为债务愁得睡不着觉，坐在炕上一个劲地抽烟。见丈夫这样，她也跟着发愁，睡不着觉。她甚至想，只要能还了债，减轻丈夫的负担，就是卖身给人家当奴仆也心甘情愿。

去年春天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还顺利，可是因为产后没有调理好，得了浮肿病，又加上别的病，害得她一连几个月起不来炕。生活困难，得不到治疗，没有钱买药，病情渐渐加重。这时候，丈夫心里的苦楚就更不用说了。这样死了她是不能瞑目的。她想到这些就哭，眼泪不止一次地湿透了枕头。

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病依然没有好转。后来别的病渐渐好了，最后落了一个终身不治的癫痫症。人不象牛那样壮，也不象牛那样可以不动脑子，繁重的劳动，忧愁的熬煎，再壮实的人到头来也会倒下去的。丈夫终于忧劳成疾，病了半个月，就再也没有起来。她不是不想随着丈夫一死了事，可是她抛不下幼小的孩子，苦熬苦撑地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活下来了。这使她感到女人的生命比男人的生命还要坚韧。

丈夫只留下租来的一点地，除了交租、还债，只剩下一瓢大豆、一瓢红豆和一瓢小米，靠天天喝稀粥好歹熬过了一个冬天，最后连种籽和塞牙缝的一点粮食也没了。她到处打听，想给人家当佣工，可是谁也不要她，嫌她的孩子多，又有癫痫症。李主事是个有名的心狠手辣的家伙，靠本家的关系投上门去，在他家里受了一个月的气，到底还是被赶出来，三四天前又回到自己这座眼看要倒塌的破草房里来。

她被赶出来的那天，李主事两口子真凶啊！李主事瞪着眼睛，又喊又叫地说：

“干吗到我家来白吃白喝？现今这个世道，本家算什么呢？快走，立刻就走！”

李主事的老婆活象一只母老虎，目露凶光地说：

“带着两个小崽子，住一两天也就罢了，一住就是一个月，这算什么事呀？”

她背起小的，拉着大的，就这样走出了李家的大门。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艰难地迈着步子；在走到村外水槽前面的时候，她心里猛然一动：带上两个孩子投水自尽了吧！可是她的脚步却没有听她使唤，一直走回到家里来了。现在，她又想起了那个水槽。昨天，前天，大前天，她都想到了它。回家的当天晚上，她一夜没有合眼，一直想到天亮。白天从李主事家出来，因为一时气愤想到了死。可是，平静下来以后想想，还是觉得没有活路。对，走投无路，去死了吧！她咬咬牙，下了决心。但是一到第

二天，决心又动摇了。她头天下决心，第二天动摇，这样一直挨到了今天。是的，不能再犹豫不定，她终于把心一横，将家里的坛坛罐罐卖给了邻居，买了米，又托赶集的人买了牛肉，好让饿了两天的小小年纪就要离开人世的孩子美美地吃一顿好饭。已是午夜时分，万般的思绪在她的脑子里萦绕，水槽时时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抬起头，两个孩子睡得正香。看看这个，望望那个……要是能把他们养大成人，哪怕自己粉身碎骨……要死，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死吧，让孩子们活下去……可是，没有了妈妈，他们能活下去吗？别人讨饭，当乞丐，也能活命，自己能不能也去讨饭，当乞丐呢？不，那种痛苦和屈辱怎能忍受得了呢？熬到大儿子二十岁，要讨十五年饭……还是死了好！她这样想着，决心又渐渐动摇了。死……乞丐……乞丐……死……她象站在万丈悬崖上的人，拿不定主意是跳下去还是退回来。

远处传来了狗叫声。两岁的孩子醒了，大声哭着，怎么哄也不睡，只好搂在怀里，把奶头塞给他。

怎么办呢？

夜深人静，上弦月早已经西沉，宇宙被黑暗占据了。夜风迎面扑来，拦阻着前行的脚步，仿佛在说：“不要去死吧！不要去死吧！”母子三人沿着村中心的道路向村外走去。背在身上的小儿子发着鼾声。张石摇摇晃晃地走在前面，两只手插在腰里，冷得身子发抖。

"妈，我们去哪里呀？"

"嗯，到那边去。"

他们来到了水槽前面。水槽里聚满了浇田的水，水继续从上面的水车上不停地瀑布般地倾泻下来。水槽里的水呈墨绿色，深不见底。她带着孩子走到水边，张石吓得叫起来：

"妈，我怕！"

孩子微弱的声音掠过母亲的耳际，消失在震荡的水声中。

"死人啦！"她站在水边上，发出了诅咒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声呼喊！接着，她咬咬牙，一把抓过吓得发抖的张石抛下水去，随即传来"啊"地一声尖叫，她也随声纵身跳进水里。三个生命在水中挣扎……

忽然，她又惊叫了一声，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场可怕的梦。两岁的小儿子也被惊醒，她又把奶头送进孩子嘴里。她感到很奇怪，梦里的一切都象真的一样，还历历在目。

"真想死啊！"她喃喃地说，全身打了个寒噤。

几天以后，母子三人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村庄，从这户人家走到那户人家，向人们哀求着：

"舍给一口饭吃吧！"

"舍给一把米吧！"

一九二六，十二，二

同　　志

（以上删去三页）

我奔跑着。别人撞着我，我也撞着别人，一直不停地奔跑。被抓住了，就搏斗，把对方摔倒在地，继续跑，跑，拼死命地跑！说来奇怪，竟象在噩梦中一样，不管怎么跑，总也跨不出原地。在无情的追捕中，我终于钻进了渊池洞胡同，又从那里穿出去，躲进乐山的松林里，才坐下来喘了口气。我想，那家伙一定是认识我，所以才紧追不舍，一心要把我抓到。

经过这次骚乱，我在杨州乡间的亲戚家里躲了三天，后来决定远走高飞。全朝鲜都布满了警戒网，到处都是搜索的眼睛，万一被他们抓住，至少得关四五年监狱。在那样的地方虚掷光阴，实在太不值得了！

第四天的早晨，我走了三十里路，赶到义政府。因为想搭夜车，先躲在火车站附近的松林里，一直等到太阳西沉，天黑下来以后，才摸到火车站旁边的灌木丛，火车一到站，立刻就买票上了车。我有意走进一节人多的车厢。我真不明白，车厢里怎么也和车站一样，那么多密探似的人物！其实，当密探的不过就那么几个人，可是在我眼睛里好象每个人都成了密探，这可能是一种心理作用吧！我

真怕遇到熟人，顺口喊出我的名字，过来跟我打招呼。于是，我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面朝向窗口，假装观望外面的夜色，尽量不让人看见我的脸。这时，远处座位上的一个乘客，偶然和我打了个照面，分明是一张熟人的面孔，我赶紧低下头，脑子里顿时产生种种疑虑：真糟糕，偏偏碰到了熟人……分明是金××。他是我很早以前的相识，已经久不往来了，也许不会过来招呼……他现在干什么呢？不会是密探吧？不会的。

在东京留学时，我和金原是很亲密的朋友，相交颇深，后来友情破裂了，变成了情敌。我失恋以后，和他绝了交，路上相遇也互不招呼。也许出于误会，我一直认为他在和我有过一段关系的女人面前诋毁过我，时至今日还后悔结交了这样一个为恋爱而诋毁朋友的人。

我怎么也安不下心来，生怕他会过来认我。对，转移车厢！我悄悄地站起来，走向车门。在另一节车厢的门外，我站住了，朝里面张望，看那里会不会还有熟人。忽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身子微微颤抖。我下意识地半转过脸来，脑子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跳车！这时候，他开口说话了：

“喂，朴君，不要怕。”

我霍地转过身子，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正是刚才看见的金某。只听他谨慎而又慢条斯理地说：

“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叫金政，不，说金××你就

知道了。不过在这个场合，只有说金政这个名字，你才会相信我。这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的就是我。你是党员吧？”

啊，一切都明白了，他是我的同志！我立刻上前握住他的手，颤抖地，有力地……

“啊，金君！”我喊了一声，心里又默默地加了一句：“我的同志！”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握手，我感到心脏的血象滔滔的洪流涌向全身。在车厢里透出来的灯光下，我发现金君的眼圈渐渐红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患难中同志相遇的喜悦。

一九二七，三

朴君的“罗曼斯”

朴君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我每逢见到他，总要和他把手欢谈，而别后忆及，又总是不由自主地低眉垂眼，黯然伤神。

我们久别重逢，在一家酒店里杯来盏去地开怀畅饮，天南海北地谈起来。朴君喝得酩酊大醉，突然仰起他那张刚直的气宇轩昂的脸，向我讲述了他偶然经历过的一桩往事：

“一次，我到大田去，住在一家旅馆里，见到一个年轻的女侍，据说她是被男人遗弃，卖身到这里来的。这女侍虽然说不上是什么美人，模样儿生得倒还清秀。我正喝着酒，脱口说了句：‘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应该正正经经嫁人才对，干吗来干这一行呢？’那女人听了这话，脸色一下就变了。我看出来她是一个心地纯真的女人。我继续漫不经心地坐在那里喝了一会酒，又朝她看了一眼，见她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悄悄地侧过脸去。我想这女人定是有一番伤心的经历吧！

“当天，我有事去了离大田三十里的柳城温泉。那天晚上，这女人没有出来招待客人，也没吃晚饭，独自一人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后来，她突然向主人要了点钱，

搭汽车连夜赶到柳城来找我，跑遍了柳城所有的旅馆。连我的姓名都不知道，自然是找不到的，只好返回大田。过不一会，又搭汽车来到柳城，前前后后往返了三次，不得已才回到屋里去睡觉。她怎么也睡不着，天不亮又搭汽车来了，还是没有找到我，打算等天大亮了就回去。正巧她也来到我住的旅馆。天亮后她正要回大田，从我敞开的房门口经过，一眼看见了我，不顾有人在场，跑了进来，坐在那里流着眼泪，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回大田去。我想赶紧把她打发走，告诉她很快就回去，她才走了。我回到大田的那家旅馆，她正蒙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受主人的恳求，我去安慰了她几句，不愿再多停留，当即回故乡来了。后来听说她一连哭了几天，也回了她的家乡。她的老家可能是巨济岛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人家那样钟情于你，你竟一点也不动心么？”

“我是永远不会动心的。不过事后回想起来，却也觉得她十分可怜。”

“这就对了！朴君心中的爱情已经萌发了，快到她那里去求爱吧！”

朴君听了这话，带着严肃而又凄楚的表情说：

“我这样的人，穷得象叫化子，哪里还有资格谈恋爱！”

“你可怜她，难道就不想拯救她……”

“拯救？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年轻女子都在受难，难道

只拯救她一个人？”

他最后这句话是提高了声音说的，眼睛里燃烧着憎恨这个社会制度的复仇的火焰。

一九二七

洛 东 江

漫漫七百里的洛东江，流到这里，汇成了数不清的条条支流，蜿蜒流向大海。江两岸，宛如棋盘一般的原野伸向大海的方向，在苍茫而辽阔的原野里，坐落着星星点点的村庄。

江河、原野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血肉相连；江水千年万载地奔流着，人们也世世代代地生活在这里。而今，难道人们一定要和这条江水分别不成么？

年年春天，年年春天，
洛东江水涨波涌，
流到九浦平原，
滔滔奔腾。
滔滔奔腾，哎嗨呀！

滔滔奔腾的江水，
流向平原，流向田野，
化作万千生命的
香甜的乳浆。
化作香甜的乳浆，哎嗨呀！

自从田野出现，
江水开始奔淌，
人们便吸吮着它的乳汁，
一天天成长。
一天天成长，哎嗨呀！

千载流呀万载淌，
洛东江呀洛东江，
纵然走到天涯海角，
怎能把你遗忘？
怎能把你遗忘？哎嗨呀！

据说在一年的初春，一群背井离乡、流亡到遥远的西北间岛去的人，在最后渡过这条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青年，击打着船舷，悲怆地唱起了这支歌曲，唱得悲愤满腔的难民们都流下了眼泪。是的，在漫漫的岁月里，他们象一群小狗，吸吮着母亲——大地的乳汁，世世代代生活过来。然而，现在这乳头已经不是他们的了！一群来路不明的豺狼般的暴徒，把它据为己有，如今人们连一口乳汁也难以到口，不得不飘泊到异国他乡去了。

想想吧，从他们的祖先第一次临江垂钓、收获庄稼的时候起，已经在这里度过了难以数清的漫长的岁月！那时他们一边唱歌，一边劳动，自由极了。南边的田野是自己

的，北边的田野是自己的，东边的田野是自己的，西边的田野也是自己的。

然而，历史的车轮转动了，不劳而获的阶级产生了，劳而不获的阶级也产生了；统治阶级出现了，被统治阶级也出现了；没有主人的田地有了主人，不知饥饿的百姓开始忍饥受饿；天空的阳光不再光采照人，洛东江的流水也不再清澈可爱了。一千年过去了，五千年过去了，人们在不平的和平中，无声无息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强使自己不把不平看成是不平，如同硬把阴天看成晴天一样。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滚动，骤雨前的狂飙，漫卷着旗帜，在“甲午”①、“三·一”运动之后，一个怪物在这块土地上，不，在整个半岛上游荡，如同一只振翅飞翔的雄鹰。这个怪物就是社会主义。它如同产卵的蝴蝶，所到之处都留下数不清的卵子，繁衍不息。青年运动、农民运动、衡平运动②、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开始兴起……阴沉了五千年的天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暴风雨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是不言自明的。

初冬，一个漆黑的夜晚，在通向远海的洛东江渡口，渔火闪着忧戚的光。浪大水冷，拍击着江岸，涛声越来越高。一行刚刚从车上下来的人，聚集在江边，等候着渡船。他们大都是青年会员、衡平社员、妇女同盟盟员、佃

① 1894年朝鲜的一次农民起义。

② 屠户的群众运动，他们的组织名称为衡平社。

农组合成员和社会运动团体里的人，其中有短衣破帽、手挎包袱的乡下人，有短发在夹克领子上飘来摆去的女郎，也有拢着发髻的新式妇女；有穿长袍的，有穿旧西服和无领上衣的。一个坐在人力车上的病人，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朴成云。人们刚从火车上把他接下来，准备用人力车送他到村子里去。他是××监狱的囚犯，因为病重才被保释出狱。

“真是太狠毒了！一个壮实的汉子，被折磨成什么样了！一定是受了严刑拷打，这伙魔鬼！”

说这话的人，好象刚刚才认出了病人是谁。

“人如果死了，他们准会说是病死的。”不知谁接了一句。

“应该送医院，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也不知道，病人自己一定要来。”

“船怎么这样慢？”

“看，掉过头来了，很快会划过来的。”一个人望着对岸大声地说，然后问车上的病人：“你冷吗？”

“不，不冷。”

“再给你件大衣吧！”

“不，不要，一点也不冷。”病人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喂，快点把船划过来！”有人向着对岸刚刚掉转了船头的船夫喊道。

“来啦！”传来船夫的回答，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划了

一会又停下了。

“他在干什么？”

“看，他抽起烟来了，这家伙真不成话！”

众人哄然大笑。

船靠了岸，大家让坐人力车的人先上。

“喂，拉车的，不让病人下车，你把他拉上船行吗？”一个人问人力车夫。

“那怎么能行呢？”

“不，我下来吧。”

病人从车上下来，人们搀扶着他上了船。大家坐定以后，船在咿咿哑哑的摇橹声和哗哗的水声中向对岸驶去。病人坐在船舷上，面孔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瘦削而又严峻。

“喂，船老大，唱支船歌吧！”成云要求说。

“你呀，怎么忽然想起叫人唱歌呢？”坐在他身旁的朋友说。

“我想听……说不定我是最后一次活着渡这条江了……”

“别尽说不祥的话……”

“不，我实在是想听啊！喂，船老大，你真的一句也不会唱吗？”

“我哪里会唱歌呢？”

“没有人唱么？啊，罗莎，你唱吧，唱我编的那支歌子。”成云恳求身旁的一个短发女郎说。

“我唱？”

“嗯，唱《春天来了》那支歌。”

年年春天，年年春天，
洛东江水涨波涌，
流到九浦平原，
滔滔奔腾。
滔滔奔腾，哎嗨呀！
…………

这支歌子以富有地方特色的庆尚道民谣《尼尔里里》为基调，吸收一些“唱歌”①的旋律，听来是那样刚健、激越，由女声来唱，略嫌弱了一些。罗莎清亮的歌声，盖过了起伏的涛声，凄凉地回荡在夜空中，连天上的星星也若有所感地眏着眼睛。尽管船上的人并不都是去西北间岛求生的难民，但所有的人都被这歌声感动了。

唱完了第三节，朴成云非常激动，脖子上暴起青筋，狂热地同她合唱起来：

千载流呀万载淌，
洛东江呀洛东江，
纵然走到天涯海角，

① 朝鲜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新歌曲。

怎能把你遗忘？

怎能把你遗忘，哎嗨呀！

歌声停了。成云发疯似地卷起袖管，把手浸进水里，一会儿撩水到胳膊上，一会儿用手拍打水面。旁边的人见了，都为他担心，劝他说：

“你有病，还把手浸在冷水里，要出事的。”

“你们不要担心，我这样死了，也是高兴的！”

“你疯了？竟……”

别人越劝，成云就越固执，回头对女郎说：

“罗莎，你也卷起袖子，咱们一起把手浸到水里去。”说着，抓起女郎的手伸进水里，并不停地划动着。

“我在海外飘泊了五年，一想到江河，就忘不了洛东江……想到洛东江，就忘不了我是洛东江渔人的孙子、农夫的儿子……更忘不了朝鲜。”

两人的手无力地伸出船舷，浸在水中。成云又望着水面，自言自语地说：

“不知是哪一年的秋天，在渡过松花江的时候，我想起了洛东江，哭了……如果心情愉快，即使远在万里他乡，也不会那样伤心……”

他说完这段话，船舱里一片寂静，人们仿佛都停止了呼吸。罗莎垂下头来，用左手捂住了脸。成云的眼睛里滚下了一颗粗大的泪珠。

很久很久，只有水声一阵高过一阵。罗莎抬起垂在船

舷上的右手，紧握住成云冰冷的手说：

“你不要再说了，嗯？”

她语尾的重音是那样甜润，即使在庆尚道女子特有的娇柔的音调里也是少见的。她用手绢揩去成云手上的水，替他放下了袖管。

船到对岸，人们走下船来，先把病人搀扶到人力车上，在黑暗中朝对面的村子走去。

正如朴成云说的，他确实是洛东江渔人的孙子、农夫的儿子。他的祖父捕了一辈子鱼，父亲种了一辈子庄稼。不知是因为痛感自己目不识丁的苦处而要让儿子有所造就呢，还是随大流，别人怎么做也跟着怎么做，总之，父亲宁愿租地来种，受苦受穷，也决心供儿子念书，所以成云念了私塾，又上了普通小学，直到进了道立简易农业学校……

他从农业学校毕业，在郡厅当了一两年农业助手。家里人以为他做了什么大官，逢人夸耀；同村的人也非常羡慕，盼着自己的儿子也快快把书念好。

正在这时候，独立运动爆发了。朴成云象扔掉一双破鞋一样，毅然抛弃了那个职业，投身到运动中去了。在工作中他是一个热情的战士。那个年头，谁要反抗，就免不了坐牢，他也过了一年半的铁窗生活。

刑期满后他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去世，年迈的父亲投靠到女儿家（成云的姐姐）里去了。这一年人们怎么也活

不下去，逃荒到西北间岛去的人一下子增多起来，他们父子也随着逃荒的人流，远离了故土。刚才唱的歌曲，便是成云那时自编自唱的。

到了西北间岛，也没过上太平日子，那里官宪的压迫和残暴，同样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父子二人同别的难民一样，四处飘泊，终于连年老的父亲也永远埋葬在异域他乡。其后，他辗转于南北满、老岭、北京、上海等地，一直从事独立运动。五年过去了，一切运动都走向低潮，渐渐沉寂了，他又回到了祖国。进入朝鲜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

他刚到汉城，很想做点事情，可是一点也不顺心。这里的所谓社会运动团体，并不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而是一味搞宗派活动，在同志之间斗来斗去，其实在主义和主张上并没有原则的分歧。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想使双方妥协，可是毫无结果，那些热中于搞宗派的人充耳不闻，压根儿不予理会。他忿然退出了他们的团体，预言似地说："搞宗派活动的人，终有一天非自取灭亡不可！"他回到故乡庆尚道，奔走在南朝鲜一带，组织社会运动团体，亲自负责洛东江下游沿岸的活动。他研究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声疾呼地提出"到民众中去"的口号。

他一踏进自己生活过的村庄，心里就非常难过。五年前离开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现在只

剩下寥寥几户农家，代之而起的却是从未见过的白铁屋顶的大房子；这些又高又大的建筑一长排一长排地矗立在那里，威压着那些东倒西歪的破茅舍。不问可知，这是东拓株式会社的仓库。从前的中农沦为贫民，贫民沦为佃农，如今佃农又失去了家园，星流云散，飘泊到他乡去了。儿时的好友一个也没有看见，他们有的流落到城市，有的去了西北间岛，有的远走日本。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那个家，已经变成了仓库的前院，再也看不出往日的痕迹，连一块房基石也找不到了，唯有当年篱笆门前的那棵老榉树孤零零地挺立在一片空地上。他跑上去，孩子似地一会儿抱着树干绕圈子，一会儿把脸贴上去，又高兴又难过。他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儿时的记忆象线头一样扯了开来。小时候，他就常常象现在这样抱着树干绕圈子。有一年夏天，他爬到树梢去捉蝉，挨了秃顶老爷爷一顿责骂；看见村里的年轻人在树上荡秋千，他也要争着去玩。还有一天，他和前院的小姑娘顺伊在树荫下玩耍，自己扮新郎，让顺伊扮新娘，玩结婚游戏，后来两人长大懂事了，就真的相爱起来。不久，顺伊要被卖到不知是汉城还是平壤去了，两个人黑夜里偷偷跑出来，躲到树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想起往事，他长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见鬼！现在是想这些事的时候吗？"他仿佛决心要把昔日的记忆统统甩掉似的，猛地掉转脚步向前走去。他一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近来极力想用意志的力量来加以克制。

"革命家应该有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这是他生活

的座右铭，可是有很多时候感情往往会挣脱意志的束缚。

他首先制定了工作计划，分成宣传、组织、斗争三个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办起农村夜校，把力量用在农民教育事业上。他放下架子，深入到他们中间去，想他们所想，和他们一起劳动；在田头、炕头和夜校，利用一切机会启发和教育农民。这样，他们终于组织起佃农组合，发起了反抗地主和东拓株式会社压迫和剥削的群众运动。第一年的佃农斗争虽说有些损失，最终还是胜利了；第二年却遭到了失败，佃农组合被解散，夜校也被迫停办。东拓株式会社和官府的镇压，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无论你有多大的热情，多大的韧性，也很难继续活动下去，一切都陷于停顿状态。去年秋天，他的一个朋友气愤地说：

“我要到别处去了，在这里能干出什么来呢？动一动就镇压，除了恐怖，还是恐怖！”

“不，不管怎么说都应该留在这里。当然，为了我们阶级的事业，可以到中国去，到印度去，也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但是就我们的情况而论，最需要的是留在这里。就是死，我们也应该和这里的人们死在一起！”

任他百般劝说，也没有挽留住他的这位朋友。

这块沉睡的土地，不，沉沦的土地，染遍了人民的鲜血。村前的洛东江畔，原来有一片几万坪的芦苇地，自从洛东江从这里流过，出现了这个村庄，人们一直就用苇子织席子，编斗笠，靠它解决衣食问题。

洛东江上雁阵高，
金风瑟瑟芦花飘。

现在人们再也没有心思唱这支歌了，因为那片芦苇已经变成了他人的财产。十年前，官府把苇子地定为“国有地”，接着又以“国有未垦地”的名义转给了日本人加藤。从这年秋天起，村民们再也不能随便刈苇子，几次去道当局上告都没有结果。人们准备断指宣誓，组织血肉同盟进行反抗，但是最后也失败了。芦苇是村民的命根子，他们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把苇子刈了，并和看守人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他们的人。成云被当成幕后操纵者抓走了，在警察局受到严刑拷打，又转到检查局关了两三个月，因为病重才准许保释出狱。

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这年夏天一个赶集的日子，衡平社员在集市上同赶集的人包括买卖人发生了激烈冲突。起因是一个赶集的人路过平衡社支部门前时说了一句侮辱性的话，彼此言来语去，以至动起手来，最后打起了群架。成云听到了那些凶狠的赶集人手持棍棒去袭击衡平社员的紧急消息，立刻动员青年会员、佃农组合员和妇女同盟盟员全体出动，赶来支援衡平社员。殴斗渐渐平息下来，对方仍在嘲笑和谩骂，说衡平社员是一群“新屠夫”。成云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众人大声说：“屠夫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职业不同罢了。不管什么人，不能因为职业不同，就有贵贱之分。人分等级，是封建时代的观

念……特别是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同衡平社员携起手来，一道工作……我们应该把衡平社员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和同志！”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当地妇女同盟又增加了一个新盟员。她就是衡平社员的女儿罗莎。罗莎参加了妇女同盟，和成云的接触多了，渐渐亲密起来，内心深处产生了不同于一般交往的特殊感情。

罗莎的父母是衡平社员，可能也和成云父母的想法一样，为女儿的前途着想，送她到汉城念完了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和师范专科，被派到遥远的咸镜道的一所普通学校里当了女训导。这次她是回家来度暑假的。父母把女儿当了训导看成是祖祖辈辈以来的头等光荣。父亲说：“女儿当了训导，我还能再当屠夫吗？”他打算放弃这个职业，跟着女儿去过一过“新贵族”的生活。这次女儿回来，全家已经商定跟她走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自从殴斗事件发生以后，女儿整天往女青年会跑，跟那些叫喊什么“主义”的男人混在一起，还说再也不回学校，不要那份差使了。女儿的行动引起了全家的不安，又是开导，又是劝说，话都说尽了，她一句也听不进去，气得父亲暴跳如雷：

“死丫头！一个屠夫的女儿能当上这样的官，是天大的幸运，到哪里去找这种好事？”

“爸爸，咱们世世代代受人家的压迫，罪还没有受够吗？怎么您倒把他们的腐朽思想原封不动地学来了！我不想给他们做事，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听了女儿反驳的话，父亲更气了：

"你说什么？不知天高地厚！"

母亲也在一旁帮着父亲说话：

"咱们做这点生意，供你念书，作了多少难啊！你替父母想想，能忍心？在你们几个姊妹中，单单送你上学，还不是指望享你点福！"

"这样说来，爸爸妈妈让我念书，不是为了我将来好好做人，是为了捞好处，象把猪喂肥了好赚钱一样！"

"你这是什么话？我真不明白……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我不要再听了，你们就让我随自己的便吧！"

"不孝的丫头，你离开我，别在我面前，我懒得看见你！"父亲气得站起身子走出去了。

罗莎伏在炕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她并不是因为挨了父亲的骂伤心，也不是恨父母逼迫自己，而是心里生气，觉得他们太无知，太可怜了。

在这种时候，罗莎总是跑去找成云诉苦，成云便鼓励她说：

"你应该象一颗在最底层爆炸的炸弹，对家庭、社会、女人、男人，对所有的一切，都要反抗！"

罗莎感动得把脸埋在成云的膝盖上，流下了眼泪。成云还对她说：

"你还应当反抗你自己……把眼泪收起来。女人的眼泪是最多的，那是软弱的表示……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坚

强的人。”

爱情的力量鼓舞着罗莎，促使她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她的名字本不叫罗莎，有一次偶然讲起罗莎·卢森堡的故事，成云开玩笑地说：“你姓罗，以后就叫罗莎吧！”还说：“愿你成为真正的罗莎！”笑谈变成了事实，她从此就改名罗莎了。

那天人们护送患病的成云渡过洛东江，摸黑进了对面的村子。可是，几天以后的一个白天，比来时长了几倍的行列，从村口一直伸延向江边，队伍中飘扬着许多的旗帜；人们排成两行，手里扯着麻布长条。走在最前面的镶着黑边的幡上写着：“故朴成云同志灵柩”，后面是写有“××同盟”、“××会”、“××组合”、“××社”等名称的各色各样的旗帜，再后面是数不清的挽幛。一望而知，这是各团体的联合送葬队伍。

“勇士离开了我们，他的热血继续在我们的胸中奔腾！”

“永别了，成云！你在黎明前离开了我们！当我们迎来日出的时候，将不能和你手挽手地载歌载舞了。”

“…………”

“…………”

挽幛上究竟写了多少这类的字句，谁也无法数清。其中有一副写得最长：

“你生前对我说：你应该象一颗在最底层爆炸的炸

弹。是的，我一定遵照你的话去做，成为一颗炸弹！你临终又对我说：你要成为一颗真正的炸弹。是的，我一定遵照你的话去做，成为一颗真正的炸弹！”

这是罗莎的挽幛。

一天早晨，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一列火车在纷飞的雪花中开出九浦车站，向北驶去。当列车快要穿过原野的时候，一个女人正凭窗凝神地向外眺望。她是罗莎。她是在去重踏她已故爱人走过的道路吧！但是，不久的将来，她一定会有重返难忘的故土的一天！

一九二七，五，十四

春　善

一

“油都快熬干了，怎么半夜里老点着灯吸烟？下屋里早灭灯了。”

“愁人的事多啊！我也能象小家伙睡得一样香，那敢情好！”

“谁不愁呢？光发愁……”一个女人的声音，话没说完又翻身睡去了。

这是一对夫妻深夜里的对话。他们是几天前才搬到这房子里来的。

“咳——”男人咳嗽了一声，问：“睡着了吗？难儿她妈……”

“嗯……”妻子含含混混地应了一声。

“睡一会也够了，你听我说……”

妻子已经完全醒过来，转过身子，睁眼望着丈夫。丈夫显然象有话要说的样子。

屋外，吹过一阵初冬的冷风，在这北纬三十度地方，也一天天冷起来了。妻子把身体缩在棉被里，闪动着露在外面的一双眼睛。

“在这里咱们是活不下去的，怎么想也是没有办法……靠活命的那点水田没有了，明年连插一棵秧苗的地方也没有；就是能租种别人（地主）的地，还不是只够啃青的吗？去年这时候，还剩下一斗谷子和一斗豆子……今年好象钱也值钱了，柴卖不出去……哼，到二三十里路外的村子去给人家跑腿，得了点木柴，放了好几天才卖了几个钱……明年是好是坏先不管它，可眼下就得挨饿……”

“那你说怎么办呢？一点办法也没有呀！”

“所以我说在这里没法活了，只有走！”

“走？走到哪里去？”

“去间岛，要不就去日本……只是在日本这种地方，我一个人也许能混下去，拖家带小就难了，只有去间岛一条路。”

“间岛？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外国，可怎么行啊！”

“什么外国不外国的，哪里能活下去就到哪里去！”

“听说去了的人又回来了。邻村的老实头家走了三年，今年春天不是也回来了吗？”

“别管那些来来去去的人怎么说，有没有活路，只有到了那里才能知道。”

“要是那里也不行呢？”

“再回朝鲜……唉，话是这样说，要是真的到了那里也没有办法，可就难死人了。算了，用不着发愁以后的事，反正也是走投无路，那就撞下去碰运气吧……现在我发愁的倒不是这些，是没有路费。”

"那怎么办呢？"

丈夫痛苦地沉思着，深陷下去的眼眶显得更深了；紧闭着嘴，好象有话要说不说的样子。

"我是说……那个住在城里的买我们房子的日本人，虽说为人不怎么样，可我们也相识一年多了。想想这次卖房子的事，确实叫人可恨……日本人还不都是一样，有钱人没有好的，富人本来都可恶，也不光是他一个……"丈夫说着，停了一会又接下去说："前些时候，他不是常和他的经纪人到我们家来讨债吗？我们家里有什么人，他都知道。"

丈夫吞吞吐吐地说到这里，渐渐转上正题：

"在卖房子以前，他就悄悄地找过我，说如果把我们家的难儿给了他，欠的债一笔勾销……"

妻子的眼睛睁大了，露出极度吃惊的样子，等待丈夫说出他的打算。丈夫终于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把艰难交给他吧，换来路费……"

丈夫说不下去了。妻子闭着眼睛，脸色惨白。房子里一片沉寂，好象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发生。

"我不是不心疼女儿，可是……"丈夫喃喃地说，"我想到孩子要在他们家受几年罪，真心疼啊！我想过死也要把孩子带着，哪怕一起去死，也不能往他们家送……后来我天天都想这件事……人碰到了难事，开始的时候以为行不通，再多想几遍，又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行的了……连畜生也知道护着自己的崽子，更何况是人……可是，我

心疼地想啊，一遍又一遍地想啊，到头来连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

丈夫又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妻子翻转身子，面向炕头，把熟睡的女儿的手塞进被窝，哭了起来。

“不，饿死，大家也一起饿死吧！”丈夫斩钉截铁地说。他脸色苍白，还想说什么，嘴唇哆嗦了一会，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二

四方岩前面的田野，广阔、肥沃，远近驰名。一到秋天，那些黄金般的足有百万石收成的稻穗，把大地铺得无边无缝。天上的太阳也格外显得高兴，把金色的光芒洒遍田野。真是黄金的秋天！今年是个好年景，丰收的景象仿佛在向人们召唤：要找有粮食的国家，找吃饱肚子的国家，到这里来吧！

可是，后来怎么样了呢？一株株稻子变成了稻捆，稻捆变成了家家户户场院里的稻垛，稻垛变成稻粒，稻粒又被装进草袋子，堆在家家户户的过道里。那么，现在这一袋袋的粮食又到哪里去了呢？都进了东拓株式会社的仓库，进了地主家的仓房，进了集市、赌博场……农民家的过道里只留下了一片空地！那稻子难道不是农民一年四季辛苦流汗，一株株地栽种、一粒粒地收获来的吗？怎么会到了东拓株式会社和地主家里去了呢？究竟是什么缘故？

让我们以难儿家的情况为例，细细算一下这笔账吧！

难儿家一共租种了八斗落水田（日本人的六斗落，朝鲜地主的二斗落），今年在全村人家当中，他们家的庄稼长势最好，打了场，共收二十多石稻子，可是他们须得支出：

交八斗落水田的地租十一石四斗；

纳水田税、旱地税和宅基税二石；第一季度用买来的稻谷交付；

偿还面长家去年秋天未还清的借粮（五分利）二石；

偿还面长叔父家的借粮四石（今年春天借的大麦和满洲小米，说定用稻谷偿还）；

夏天妻子病重，由应七作保借了驻在所巡查的钱，本利合稻谷一石；

纳旱地地租等一石五斗（稻谷不够，卖了杂粮换成稻谷补足）。

以上总计支出稻谷二十一石九斗。此外，尚没有交第二季度的地税和剩下的年年还年年也还不清的利生利子、利子生利孙的债务。现在，他们一家三口只得借住在好朋友应七的家里。

鸡已经叫几遍了，难儿的父亲春善注意地听着篱笆门的动静。不久，随着一声咳嗽，传来下屋开门的声音。

“是应七吗？怎么才回来？”

“是我。你还没睡？”

两人隔着窗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话来。

“唉，睡不着。你怎么回来这样晚？”

“在酒馆掷了会骰子，回来的路上又拐到大洙家坐了一会，一屋子的人，天南海北地闲扯，不觉回来晚了。我告诉你，大洙他叔允宝昨天从日本回来了，说……”

“允宝回来了？他原说打算去三年的，怎么又回来了呢？”

“他还说以后再也不去了。”

“再也不去了？难道那里也不行么？”

“他说在日本也混不下去。一连四五个月，什么事也找不到，玩了个痛快，也饿了个痛快！好不容易挣了点路费才回来的。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二十个人中最多有一个人能找到活干。朝鲜人的工钱压得最低，还受欺侮。”

“真的是那样吗？”

“那还有假吗？不知内情的人还一心想去，听了这种情况，不就明白过来了吗？听釜山的工人说，一千个朝鲜人上了船，有九百个人又下来了。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人去，那是因为不知道实情。啊，春善，还有个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是朴先生，噢，就是老朴，他看了报纸对我说的……”

“老朴？哪个老朴？”

“咱们村的组合干部朴千书呀！他说有几千户日本移民要到咱们这里来，把朝鲜人赶走……没了家，没了田，咱们朝鲜人更没法活了……”

“只有去间岛的一条路！”

“谁知道那里怎么样？听说间岛的地主很厉害，官府的压迫更凶哩！”

“只有到了那里才能知道。反正在朝鲜也没活路，不如去碰碰运气。允宝有什么打算？他想死活都呆在朝鲜吗？”

“他说也想去间岛。”

“那我们可以结伴去了！”

“怎么，你一定要去？”

“一定去！”

“不，你再好好想一想。刚才朴千书还和我说起了你。他说你的社会经验还太少，也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不过人很好，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干部。”

“朴千书也好，老朴也罢，都别再提了。也许组合运动……去年秋天搞减租斗争的时候，不怕累断了胳膊，跑破了脚……少交了税，少交了租子，日子也好过了一些。可是，你看今年吧！要在从前，早面对面地干起来了，现在倒和地主混在一起！我跟着东奔西跑，动嘴皮子，又是争取，又是劝说，结果怎么样？减租斗争失败了，租子比去年还重……这算是什么组合？不过是把咱们穷人弄到一起，热热闹闹地玩一场罢了！……前些天我说去间岛，硬劝我不要去……不去，得有饭吃才行……你也不要再提组合了，眼看你这破房子也保不住，趁早咱们一块走吧！”

“你说的不对，听我告诉你。这边的炕还不凉，你过

来咱们好好谈一谈。天也快亮了……”

春善拿着烟袋来到下屋，因为怕碰着应七正在睡觉的妻子，他小心翼翼地紧靠着墙壁坐下来。应七先开了口：

“我虽说是个没知识的人，可多少识几个字，这些年来也长了一些见识，比起你来脑子里还明白一点，请你相信我的话。先来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收的稻子，有多少交给了人家？大部分都是地租。有一部分交给了朝鲜地主，可交给东拓株式会社的不是占了一大半吗？还有债……地主放高利贷，喝我们的血，这是事实。可是他们还不是拿日本人的钱来放债的吗？日本人放债是银行里来的钱，银行是把日本国内的大富翁的钱集拢起来放更大的债。日本的大资本家虽然也剥削朝鲜的×××××××，主要还是剥削朝鲜的劳动大众。今年的事你是看见的，朴千书是出了大力的呀！因为警察干涉，我们失败了。警察是什么东西？他们是站在日本地主一边，特别是×××××××一边的，是资产阶级养活来打我们，囚我们，折磨我们，剥削我们的！我们朝鲜农民，即使碰上了好年景，也得不到一点好处，照样没有饭吃。要想消灭掉这一切，光靠哪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不但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还要联合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除了朝鲜的那些大富翁会投靠日本人外，都有可能靠向我们一边。这样，我们就要实行全民族的……还要和那些开通的地主进行一个时期的合作。所以我们只好暂时忍受一点痛苦。我们现在准备做的……希望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听明白了

吗？如果我们真心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着想，就应该为了大局牺牲一点个人或少数……他让我转告你，希望你能留在朝鲜。现在我们正计划……你走了，去了间岛，一旦需要你……你留在这里，是个很好的帮手。你若是真想为无产阶级干事，少想个人，就不要离开朝鲜。挨饿也罢，死也罢，咱们俩都在一起，怎么样啊？”

“你说的话很对……可我得先找个活命的地方。别的事，以后慢慢去做。”

“你这个人！我说了这么多，也该明白过来了……好，你为了……过好日子去吧！唉，真是……”

“我没有知识，什么也不懂……可是，在咱们朝鲜象我这样为生活所迫要走的人，一天就有好几百……刚才你也说了，日本要移居到朝鲜来，还要把朝鲜农民赶走……”

“你既然要去找活路，我也没办法阻拦你。如果你是个一般的人，没什么用处，我不会一再留你，可是以后至少……你再细想一想吧！”

春善默不作声，应七也没有再说什么。屋子里不时响着叭哒叭哒的抽烟袋的声音；夜在尴尬的静默中流逝了。

三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一大群人离开村子，向田野对面的汽笛长鸣的火车站走去。人群中，有春善一家和新从日本回来的允宝。应七也来给他们送行。

北去的火车离开车的时间还早，远远从奉天开来的南行列车先到了站。谁也没有想到，从车上下来竟是一群从间岛被赶出来的难民！他们是两年前、三年前、四五年前或六七年前离开故乡的。他们曾在何处飘泊，遭受过多少……和……而今又到何处去安身呢？

应七忽然喊起来，发现了从车上下来的老朋友。允宝和春善也喊起来，回来的人群里也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团团围在一起。应七大声地说：

“啊，你从日本来！啊，你从间岛来……从前你们说活不下去了，走了，去找活路去了……现在怎么又都回来了呢？”应七声音哽咽着：“如今还有人要走……”

眼泪随着他发颤的声音扑簌簌地落下来。人们也流着眼泪，默不作声地垂下头。过了一会，应七又开了口：

“春善，你还走吗？”

“不走了，咱们回去！”

他们又回转头来向村子里走去，拴在腰上的葫芦瓢被晨风吹得叭啦叭啦地作响。

春善又回想起应七几天前对他说的那些话，感到十分懊悔。他一步步地往回走着，渐渐觉醒过来。

“对，不走了！”他想大声呼喊，想紧紧握住应七的手用力地摇动。

一九二七，十二，八

断 想 数 片

忽然间我想写点什么，提起笔来却又觉得没什么可写，那么就写一些零零碎碎的断想吧！可是，在写出《断想数片》的标题之后，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了。唉，不去管它，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论新情抑或旧感，统统都付诸笔端！

春 路

一

人既然是生物，不，既然是动物，第一是要吃饭才能活下去。肚子饿了，除想到饿，什么也不会去想。没有食物，将会危及生命，而对人来说没有比危及生命更可怕的威胁了。

首先是消除饥饿的痛苦，其次是性的问题。没有了饥饿的折磨，没有了性的饥饿，才会想别的；对异性的意念萌动了，才会产生对大自然的爱。

欢乐的春天已经逝去，我还没能去观赏一下田野、山川的景色，整天不是奔波在汉城尘土飞扬的小巷，便是缩在狭小的房间里，不知道花儿什么时候开了，什么时候又谢

了；树叶什么时候绿了，什么时候又黄了；春天什么时候来了，什么时候又去了。

不论我的生活如何窘迫，哪怕只有片刻的无忧无虑的空隙，种种意念便会象最能乘隙而出的月光一样从我的心底流泻出来。我想“我也谈谈恋爱吧”，便产生了恋爱的情绪；我想“如果有暇去观赏一下自然风光该多好”，便产生了向往大自然的情绪。

叶绿花开的季节固然令人神驰，而在穗大粒满的麦田上漫步，则更能愉悦人的精神。五月的甜蜜的柔风飘过山岭，吹拂着田野，麦田扬起春波，宛如一面起伏的绸缎；当山谷中传来布谷鸟的啼鸣的时候，春天在可怜地逝去，一切又显得那么静谧。我神往于这样的季节，神往于这样的地方。

“如果去到抽穗的麦田作一次漫游……”正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恰巧有个偶然的机会和R兄结伴同行，到庆尚道走了一趟。中途我又和R兄分了手，独自一人翻越山岭，走了二十里山路，眼前果然出现了我心向神往的景色。艳阳当空，大麦正在成熟；一片片的水田里，绿叶茂密，四面传来农民们吆喝牛的声音，布谷鸟啼叫着从这个山头飞到那个山头。我翻过一道长岭，岭前五里，岭后五里，里里外外又走了十里路；接着，爬上一个山头，舒了口气，坐下来尽情地眺望那长长的山谷，傍着溪水的蜿蜒曲折的小径，一个连一个的村落，尽收在眼底了。那远处的村庄是什么地方？那高耸云霄的黑压压的山脚下是什么

所在？山的那一边又是什么地方呢？望着山山野野，我心旷神怡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不是有些过分呢？片刻的悠闲，往往也会使我感到内疚。眼前的村落，使我想起了农村的景况。我离开农村已经六七年了，现在会有一些什么变化？我迈动步子，翻过一个山岗，向下走去，遇见了一位坐在草地上休息的农村老人。从他的装扮和手里拿的拐杖来看，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过路的行人。

二

“您到哪里去呀？”

“嗯，还有十里路哪！我和太阳一同起身，才走了十里路！”

“您虽上了些年纪，可是连这点路也走不了么？”

“人老了不说，早晨只吃了几口小米饭就上了路，如今肚里空空的，腰也直不起来，哪能走得动……唉，那该死的满洲小米！”

“乡下哪里来的满洲小米呢？”

“我儿子给人家打短工，再不就打柴到集上去卖，一次能买回升把小米。”

“集市在哪里？”

“就是××邑，离家三十多里路。”

“啊，跑三十里路去卖柴么？”

“三十里路算什么，有时还要走四十里呢！平时倒没什么，遇到大风大雪的天气，背着柴还要翻过两座这样的

大山，可一捆柴至多能卖五六角钱。活着真遭罪啊！小米一斗一元一角，一升一角一分。连这点钱也挣不到，那就得挨饿了。”

“去年冬天的大米价怎么样呢？”

“一斗一元三四角上下。”

“才相差二三角钱，可以换大米吃嘛！”

“相差倒不多，可不是你想换就能换的，非强迫你吃小米不可！”

“去年秋天收的稻子哪里去了，要买小米来吃？”

“瞧你说的，农村的事你不懂啊！去年冬天就断了粮，不少人挨饿，现在还能剩下粮食来吗？”

“你们种的粮食呢？”

“交租纳税，还债付息……秋天一打完场，粮食就没啦！提起地租，是越来越重了。种出来的粮食不是种田人的，是地主的，种田人辛苦一年，都给了别人。十五年前，一斗落地的地租，不过超过一石，后来一年比一年重，现在涨到了一石四五斗！你想种田人还能有多少剩余呢！这且不说，有时还倒赔……”

“这还能活得下去吗？”

“死不了就得活着。如今的人只剩下一个坏心眼了，这世道……”

沉默了一会，我又开了口，对他讲了许多人为什么活不下去的道理。老人连连称是，好象都听明白了。看看日已西沉，我们两人都站起来，一个向西，一个向南，各自

走去。我走了几步又站住了，望了一会老人远去的背影，又一面走一面想：连这位封建意识浓厚的老人也从切身体验中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朦朦胧胧的不满，更何况农村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

三

现在，人们到了连忍饥挨饿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的绝境，环境迫使他们产生了不平。他们到了绝路上，求生无门，只有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充满了烈焰的，不，充满了火药的胸膛！

他们没有理论，自然也没有理论化了的意识和感情，只有朦朦胧胧的不平。

知识分子们，农村等待着你们！

让我们大声疾呼：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

即将沸腾起来的农村在等待你们啊！

釜　山

深秋季节。夜车载着睡梦中的我，于天亮时到达釜山。我今年是第二次来釜山了。

在朝鲜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我最喜欢釜山。她不是观赏海景的胜地，也没有什么足以使人产生“浪漫”情调的名胜古迹，可是不知为什么，和别处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她。

我游览过马山、木浦、仁川、镇南浦和元山，看来看去，当以釜山为最佳。朝鲜有两种颜色的海水，一是黄海的浊浪，一是东海的碧波。海水的颜色不同，所在港口也各具不同的特色。

几年前，我去镇南浦，又到元山玩了一趟。时值盛夏，我登上镇南浦某公园的高处，天骤然下起雨来，如注的暴雨击打着黄浊的海水，海面上呈现出一派阴森、凄惨的战争气氛。可是到了元山，浩淼的海面清澈明亮，一碧万顷，给人的印象和镇南浦完全不同了。如果说镇南浦的海是现实的、民众的、战争式的，那么，元山的海则是空想的、超脱的、静谧的、冥想诗式的。我们一些从苦难生活中熬煎过来的人，总是希望看到的大自然更美些，净洁些，清幽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喜欢元山。

釜山不同于镇南浦，也不同于元山，而现在我更喜欢的是她。每当我感到烦闷，想去什么地方走走，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釜山。当我远道而来，放眼万里波涛的航线或默默漫步在海边的时候，心头的积郁一下子便会烟消云散。

这天晚上我从东莱回来，在永住洞下了电车，正拿不定主意是回住处睡觉还是去海边走走，忽然听到从港口那边随风飘来时断时续的号子声。我为这声音所吸引，举步向灯火通明的地方走去。到了近处，才看出是一个架设铁桥的劳动工地，很多人在那里砸水泥，附近站了不少围观的人。那些干活的叫作“工伕”的人，竟无一例外地全是妇女。

我感到诧异，询问身边的一个人：

“怎么没有男工，让妇女夜里工作？”

“这样的工作男女都能干，因为妇女的工钱低，所以愿意要女工。”

“女工的工钱是多少？”

“听说干一夜，有的四角钱，有的四角五分钱，最多的也只有五角钱。”

我气愤地想：他们连这样的弱女子也要剥削！

一条条骨瘦如柴的手臂，象系在长木棒上的一根根绳子，擎着砸水泥的铁棒，举起来，落下去，发出“啌咚啌咚”的声音；号子声从女性柔和的声带里发出来，带着颤音。

一个妇女唱道：

哎嘿，嘿嘿，哎嘿哟，
咱们为啥做夜工？

一人领唱，众人相和，铁棒随着号子声一上一下地起落。

哎嘿，嘿嘿，哎嘿哟，
咱们要活命，就得做夜工！

漆黑的海洋，潮水汹涌，冲击着海港的码头，仿佛是在为女工们的号子声打着拍节：哗——哗，哗……

哎嘿，嘿嘿，哎嘿哟，

家里睡觉的宝宝醒来了。

哎嘿，嘿嘿，哎嘿哟，
不见了妈妈在哭闹。

哎嘿，嘿嘿，哎嘿哟，
妈妈在这里受煎熬。
哎嘿，嘿嘿，哎嘿哟！

一九二八，一，二四

儿 子 的 心

四月末的天空，碧蓝、高邈，阳光和煦，清风徐徐。远处，丛林苍翠；近处，梧桐成林。阔大的梧桐树叶子承受着温暖的阳光，微风吹过，轻轻摇曳，仿佛在笑。

“多好天气！”我贪婪地吸了一口从窗口流进来的新鲜空气：“啊，舒服极了！”

我自言自语着，深深感受到大自然的恩典。我颇有点心旷神怡，胸中似乎也充满了阳光。我闭闭眼睛，又睁开了，把脸转向一边。

在和我只有一步距离的病床上躺着的病人，是昨天用担架抬进来的，是个日本人，据说在某煤气株式会社工作，煤气爆炸起火，受了烧伤，又中了毒，刚抬来的时候样子象个死人，今天早晨好不容易才睁了一下眼睛。他可怜的母亲守候在身旁，一直哭到天亮；此刻还睁着昏花的眼睛望着儿子的脸发呆。紧挨着他的是个老病号，某酱油厂的工人，干活时掉进滚热的酱油锅里，险些被活活煮死。再过去，是一个月前入院的病人，长年在一家铅笔厂工作，患了干性肋膜炎症，病得面黄肌瘦。他和我一样，可以说是这个病房的元老。他入院前是劳动组合里的一个勇敢的战士，在日本的朝鲜劳动组合召开成立大会时，他

以来宾的身份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演说。我入院以后，他是日本人中和我最要好的一个。他能入院治疗，全靠了穷朋友的资助。再往下数，是一个来日本半工半读的朝鲜留学生。他在日比谷公园附近新施工的二层楼上干活，在向楼顶背砖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生命处于危险中，幸而有一个朋友出钱相助，才进了医院。他已经治疗了几个星期，近来因为交不出住院费，院方天天逼他，威胁说再拿不出钱来就要赶他出院。全病房的十几个人，差不多都是因工伤住院的穷工人。

这是东京一所收费最低、最杂乱的医院，人们都管它叫贫民医院或工人医院，只有穷人才到这里来。不过因为是自费，比起那些不知是治病还是添病的所谓免费诊疗所来，多少要好一些。我被卷进那该死的机器，差点粉身碎骨，不知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只有左臂和一条肋骨受伤，靠了株式会社的所谓“格外恩典”，在某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可是，不等伤口愈合，会社方面便宣布责任已经尽到，拒绝再付住院费，不得已住到一个朋友家里养伤。后来伤口恶化，实在无计可施，组合的朋友又去和会社交涉，才争到一点医疗费，住进了这家医院。几个星期的治疗，毫无效果，最后还是把左臂锯掉了。

三天前动的截肢手术，当时我的精神全部集中在疼处，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今天疼痛减轻了，精神松弛下来，苦恼立刻向我袭来，只感到一阵阵心烦意乱。锯掉了一只胳膊，一辈子成了残废……我摆摆没有了胳膊的一边，只

有肩膀动了一下，空荡荡的，好象失去了半边身子。啊，胳膊没有了！是做梦吧？可怕的梦！可是，这是现实。现实就是现实，痛苦就是痛苦，现在只能现实地考虑问题了。

失去一只胳膊，今后怎么活下去？怎么干活呢？不，应该更勇敢地去奋斗，拚命地多做社会工作！现在已经没有了别的指望，只有去做社会工作……少了一条胳膊，不是反而会促使自己成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战士吗？这样想想，觉得心里倒更加充实了。可是，要去斗争，也得有饭吃啊！一个残废了的人能挣钱养活自己吗？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总去打扰朋友……更令人一想到就难过的是我的妈妈。唉，怎么办呢？

我的心象一台机器突然停止了转动，又象亮着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沉没在黑暗中。

"妈妈，有一天我会顾不了您的！"从前每一想到会有这一天，就觉得妈妈十分可怜，而今想顾她也顾不上了。过去偶尔还寄点钱回去，从这个月起，再也无钱可寄。前次写信的时候，我没提受伤致残的事，撒谎说身体很好，只是失了业，经济上有些紧张。我不寄钱，她会想到是因为儿子失业的缘故，可是在她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能不想到自己的儿子，对他有所期待么！

"真难死人啊！"我自言自语地说，同时想起了妈妈目前的处境。她寄居在一贫如洗的堂叔家的一间房子里，年老力衰，不用说出去当佣工，连轻微的活也干不动

了。前些时候来信说，堂叔也因在家乡生活不下去，准备全家迁居间岛；原打算春天走，因为还有些事情缠身，推迟到了秋天。她本想也跟他们一起走，不是年纪大了，走不动路，留下来又没有一间安身的房子，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信里的意思是想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趟看看。

怎么活下去呢？特别是今后……我觉得眼前漆黑，脑海里浮现出妈妈的身影：她饥饿、忧愁，满脸皱纹，双手抱着膝盖，用她昏花的忧心忡忡的目光痴呆地望着前面……我仿佛就站在她的身边，再也不忍看她那可怜的样子，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妈妈！”在我明白过来这不过是幻影的时候，心里更加难过，闭上了含满泪水的眼睛。我真愿意永远这样闭着眼睛，在痛苦中沉沦下去！

室外是四月末的碧蓝的天空，病房里却笼罩着浓厚的抑郁气氛，坟墓般的沉寂紧紧包围着僵尸般的人们。啊，难道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这沉寂打破么？

躺在我对面的留学生正看一张从朝鲜来的报纸，忽然大声叫起来：

“朝鲜也有女飞行员了！她在中国南方参加了北伐军，屡建战功……”

这消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站起来，走到那位患肋膜炎的日本朋友面前。他正伸开腿坐在床上，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深情的微笑，用日语对我说：

“李先生，外边的天气真好啊！”

“是呀，真好。除了大自然和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来

说一切都是无情的。”我说着，向他伸出了右手。他也马上伸出瘦骨棱棱的手来，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动着。

我多么想走到病房的每一个人面前，和他们一一握手！我多么希望他们都是健壮的人，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肩并肩，手挽手，足踏着大地前进，高呼“全世界工人团结万岁！”

我又向前走了一步，拍着留学生的肩膀叫了声“同志”，把手伸给了他。他握住我的手，对着我的脸久久地凝视着。

“你在异域受苦了！”

“彼此都一样……”

我默默地望着他，用力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无语地流出了眼泪。

我接过报纸，匆匆回到自己的病床，翻开社会新闻版，一张面熟的女子的照片首先映入我的眼睛：啊，她不是我永远难忘的锦顺吗？是她！分明是七年前离开故乡的李锦顺！望着她出落得越发俊美的容貌，看了她的籍贯和姓名……我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仔细地阅读起有关她的报导文章。文章写得很长，说她随父亲先飘泊到了满洲，在中国念完中学，又毕业于某航空学校，参加了北伐军；她以一个纤弱的少女，驾着飞机，象雄鹰一样在北伐的征途上大显神威，使敌军胆战心寒……我看完报纸，不禁双手抚胸，激动不已。

啊，锦顺……你为了中国革命，不，为了世界无产阶

级的解放……我这样想着，浑身增添了新的力量，立刻握起拳头，用日本话大声地说：

“我也要拿起武器去战斗！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阶级的解放，你在中国，我在朝鲜……”

我的同乡、同学和初恋的姑娘，在中国北伐军中成了一名最勇敢的飞行员，多么了不起啊！我为她感到骄傲。

“是啊，真了不起！”病友们都这样称赞着。

“明天我们也去参加游行……闷在医院真受不了！”我的日本朋友忍不住地说。

“对，我们也去参加游行吧！”我微笑着，开玩笑似地表示赞同。

这时，我的腰突然疼起来，只好又躺下了。游行队伍的高昂的歌声从外面传来。我闭起眼睛，想象着锦顺身穿飞行服、驾机腾空的英姿，回忆着和她一起在家乡念书时的情景和两人坐在槐树荫下谈心的往事；回想起自从她走了以后，我天天都爬上山岗眺望她离去的大路和那一边的山峦和天空，不知道流了多少伤心的眼泪！我又想起了妈妈，她可怜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声音哽咽地自言自语：“妈妈，儿子再也顾不了您了……不能回去赡养您。”我流着眼泪，攥紧着拳头。这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参加了游行的行列……

我伤口愈合出院的那天，正看到工人示威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过日比谷公园前的大街，我毫不迟疑地参加了进去。

锦顺驾着飞机高翔在南中国的天空，雄鹰一般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坚定、有力的脚步，也在踏着革命的大道前进！

一九二八，九